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三十八

瑞安孫詒讓學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位所陳之處酌沛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實鬱及醴齊之屬疏掌六尊六彝之位者六彝爲上六尊爲中鬱尊爲下各以尊卑爲陳設之位室中爲最尊戶內次之堂上又次之堂下爲下其同設一處又以北爲上南爲下賈疏云案下兼有鬱尊不言者文畧也云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者此與酒正鬱人爲官聯也 注云位所陳之處者賈疏云此下經不見陳尊之處案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餞在戶齊醴在堂澄酒在下彼是禘祭陳四齊此下時祭陳二齊設尊亦依此也案賈說略本崔靈恩

依郊特牲注及賈後疏引鄭志說鬱齊及五齊各加明水則禮運之玄酒卽司烜氏之明水記舉玄酒以見鬱齊也坊記又云醑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孔叢謂醑齊在戶內卽是在室是也禮運疏引皇侃亦云醑在戶內醕在戶外而通典吉禮說大禘禮云貽日夙興陳酒齊等室中近北陳鬱鬯鬱鬯之南陳明水明水之南室戶之內陳泛齊醑齊盎齊室戶之外堂上陳醑齊而已次堂下陳沈齊沈齊之南陳玄酒玄酒之南陳事酒昔酒清酒禘祭白醑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所陳設之處一如禘祭案依杜說三酒亦配玄酒則水也與禮運玄酒異盎齊卽醑而杜謂在戶內則與皇孔不同孫希旦云特牲禮尊如戶東少半禮尊於房戶之間天子諸侯之祭其盎齊之尊盎當特

牲少牢設尊之處在室戶外之東醴齊在室戶內之東案孫中  
皇說是也江永亦依皇義云設尊之法春夏雞彝鳥彝陳室內  
近北獻尊陳戶外象尊陳戶外秋冬罍彝黃彝陳室內近北著  
尊陳戶外壺尊陳戶外其彝尊皆陳堂下凡尊皆南面明水玄  
酒在西案江說亦甚覈云酌沸之使可酌各異也者卽下文鬱  
齊獻酌醴齊縮酌等凡酒清者不沸而酌濁者必沸而酌並此  
官詔之也郊特牲注云酌猶斟也酒已沸則斟之以實尊彝凡  
行酒亦爲酌也案此詔酌亦兼彼二義云用四時祭祀所用亦  
不同者據下六享之等用器不同賓禮大饗亦用此六尊六彝  
故小宗伯云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  
祀賓客經注並專據祭祀者亦文不具云實鬱及醴齊之屬者

實謂所盛尊以實齊彝以實鬱兼有疊以實三酒也春祠夏禴  
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  
有緝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罍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  
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疊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  
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  
獻用兩山尊皆有疊諸臣之所昨也祿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  
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祿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  
鬯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  
氣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遵既  
又酌獻其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醑之  
再獻者王醑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

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遵其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  
相因饋獻謂薦孰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遵此凡九酌王及后  
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祼爲奠而  
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  
差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  
人職曰受舉罍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醕尸以玉爵也王醕尸用  
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  
雞鳳皇之形皆有舟皆有蟲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  
昨讀爲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  
共尊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  
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

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以祿神蠡臣之所飲也詩曰餅之馨矣  
維蠡之恥卑讀爲稼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明堂位曰  
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斚周以黃目爾雅曰彝卽蠡器也著尊者  
著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曰著殷尊也壺者以壺  
爲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  
日間祀雖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大尊大古之  
瓦尊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  
尊故書踐作錢杜子春云餞當爲踐立謂黃目以黃金爲目郊  
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  
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追享謂追祭遠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  
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雖禹屬川

鼻而長尾山鼻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疏春祠夏禴祿用雞  
彝烏彝者以下辨尊彝之用並此官陳設尊彝之官法也賈疏  
云此六者皆據宗廟之祭但春夏同陽秋冬同陰其追享朝享  
又是四時之間祀以類附從故可同尊也彝與齊尊各用二者  
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配以玄酒故禮記郊特牲注云祭  
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依鄭志云一雞彝盛明水烏彝盛鬱鬯  
是以各二尊彝尊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  
三酒不別數可知也若然依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據大飴通  
鬱鬯與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祭四齊闕二尊則尊有十  
六此經時祭二齊闕六尊則尊有十二矣其祫在秋禘在夏則  
用當時尊重用取足而已案依賈引鄭志說鬱鬯皆配以明水



則雞彝罍彝虎彝皆盛明水之尊鳥彝黃彝雉彝皆盛鬱鬯之尊王后所同酌也明堂位孔疏引皇氏沈氏說謂春用雞彝夏用鳥彝秋用罍彝冬用黃彝是謂每時唯用一彝鬱鬯無明水之配通典吉禮謂時享王酌雞彝后酌鳥彝大飴在秋王酌罍彝后酌黃彝既無明水又謂王與后分酌二尊並與鄭說不合江永云彝尊有二者疏說是也古人玄酒配尊之禮頗重事之用禮者質略則一尊陳於房謂之側尊其兩尊皆酒者特牲之旅酬也燕禮之尊士旅食也大射禮之兩壺獻酒也玉藻之饗野人也以酒優之正是略之賤之也豈有宗廟大祭薦腥薦烟血毛大羹事事反本脩古祇於堂上之尊獨無所配下同賤略之事乎王與后合饗同尊卑共酌一尊未爲不可記言君西酌

犧象夫人東酌鬯尊雜記侯國之禮未可以彼例此自君夫人  
別酌其尊亦必有玄酒必非兩尊皆酒也禮運言玄酒在室舉  
室中明水配鬱鬯爲首者言之耳非謂在戶在堂下者卽無所  
配也案江說足正杜氏之誤禘祫卽追享朝享賈謂用夏秋之  
尊非是詳後云皆有舟者舟以承彝謂春夏皆每彝有舟也下  
並同云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者釋文云兩獻木  
或作戲案獻鄭讀爲犧犧戲聲近故或本作戲以別於諸獻字  
也經於春夏及閒祀言朝踐再獻秋冬言朝獻饋獻其實春夏  
及閒祀亦有朝獻饋獻秋冬亦有朝踐再獻以尊同互文見義  
也云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者昨唐石經初刻並作昨厝改作  
昨昨昨聲類亦同詳司几筵疏此鬯別自爲尊與皆有舟文同

而義異賈疏云此經葬下皆云舟尊與鬯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故禮器云天子諸侯廢禁其此之謂也 注云祿謂以圭瓊酌鬱鬯始獻尸也者謂尸入室王行初祿卽九獻之始獻也其所酌之尊春夏用烏彝秋冬用黃彝閒祀用雞彝云后於是以璋瓊酌亞祿者亦祿於室中謂二獻也酌亦謂酌鬱鬯尊並與王同引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者證王祿爲九獻之始灌祿字同卽彼注云灌謂以圭瓊酌鬱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賈疏云此注引郊特牲后亞王祿後王乃出迎牲案內宰注云王既祿與此違者彼注取王事自相亞故先言王既祿出迎牲后乃後祿其實以此

注爲正也案賈推注義謂王迎牲在后獻後通典吉禮說同然  
諦審鄭意蓋王祿畢卽出迎牲逮迎牲而入則后祿已畢二注  
義本無異詳內宰疏云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者朝踐  
籩人謂之朝事彼注義同此王獻尸於戶西謂三獻也其享春  
夏用獻尊秋冬用著尊周禮用大尊賈疏云王出迎牲之時祝  
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面后於是薦朝事八豆八簋王迎牲  
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牲麗於碑王親殺大僕贊王牲事取血  
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胞解而腥之爲七體薦於神坐詁王以玉  
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謂經朝踐用  
兩獻尊也案凡后獻皆當用琖爵賈謂同王用玉爵非也詳後  
薦血腥謂制祭後血與腥同薦與初殺牲時血毛之薦異賈說

亦非是詳遵人大祝疏云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者  
后亞獻尸謂四獻也尊亦與王同朝事豆籩詳遵人醢人職賈  
賈云先薦後獻祭禮也其實薦豆籩在王獻前今在王獻後乃  
言后薦豆籩者鄭欲說王事訖乃說后事故後言薦豆籩也云  
其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者鄭意朝獻在饋食之後而與  
朝踐同言朝者以其亦酌醴齊又春夏用獻尊秋冬用著尊並  
與朝踐同故云尊相因亦明春夏七獻同名朝獻秋冬三獻四  
獻同名朝踐也云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者謂七獻也卒食者  
尸十五飯畢也酌尸者特牲饋食禮注云酌猶衍也是獻尸也  
謂之酌者尸既卒食又飲醴衍養樂之曲禮孔疏引何氏隱義  
云酌飲畢薄口也案七獻亦用玉爵酌醴齊尊與三獻同賈疏

云此朝獻於經當秋冬之祭鄭既未解春夏再獻先釋秋冬朝獻者以其朝獻是王酌尸因朝踐之尊禮齊故鄭先通解之江永云鄭說秋冬變朝踐爲朝獻謂其尊相因然以酌尸之獻爲朝獻言於饋食之前其禮不行於朝而強名以朝獻次序則顯名義則乖案江說近是詳後云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者謂入獻也以酌尸三獻言之則爲再獻亦用瑤爵酌益齊尊春夏用象尊秋冬用壺尊鄭謂爵用璧角非也亦詳後黃以周云祭統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注一獻一酌尸也鄭知非初祼及朝踐饋食之一獻者以一酌尸之前皆爲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尸食已畢乃可行爵賞也祭統之一獻爲酌尸之一獻則司尊彝

之再獻爲醑尸之再獻尸可知矣云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  
備卒食三獻也者謂九獻也對醑尸初獻再獻言之則爲三獻  
鄭謂諸臣爲賓以璧角酌盎齊尊與入獻同今案九獻當依崔  
靈思說諸侯爲賓者以瑤爵獻尸其諸臣爲賓酌璧角獻尸乃  
九獻外之加爵也鄭說失之又案自七獻以下三獻大夫士祭  
禮並有之故特牲饋食禮尸九飯主人酌醑尸主婦酌亞獻尸  
賓三獻少牢饋食禮尸十一飯亦主人酌尸主婦獻尸賓長獻  
尸是也賈疏云此言再獻卽經春夏之祭云再獻用兩象尊尸  
食後陰厭王醑尸后與賓長爲再獻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  
者后與賓醑尸因饋獻盎齊之尊故變饋獻云再獻詒讓案此  
注說九獻但用醑盎者專據時祭用二齊言之其殷祭依鄭義

祫備五齊禘則四齊與此異詳後云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  
者賁疏云案醢人及饗人有朝事之豆籩有饋食之豆籩有加  
豆加籩之實故歸於此取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  
重加故加豆加籩當醢尸節案內宗職云贊后薦加豆籩故知  
內宗薦之案依鄭賁義后醢尸及諸臣獻尸名再獻亦名加爵  
故謂后亞獻時卽薦加豆籩其實加爵在九獻之外薦加豆籩  
在諸臣獻尸之時不在后醢尸時也詳後云其變再獻爲饋獻  
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孰時者謂五獻六獻也王以玉爵酌盞  
齊獻尸尊與入獻同后又以瑤爵酌盞齊亞獻尸尊與王同以  
其與再獻同酌盞齊又同春夏用象尊秋冬用壺尊故云尊相  
因鄭言此者亦見春夏五獻六獻同名饋獻秋冬八獻九獻同



名再獻也賈疏云此言饋獻當經秋冬祭之節其春夏言再獻至此秋冬言饋獻據文爲先後故云變再獻言饋獻其實先饋獻後再獻也以其饋獻在朝踐後亦在當尸未入室再獻是王歸尸後節也是以云饋獻謂薦熟時也此卽禮運云熟其殺鄭注云體解而爛之是也江永云饋獻一節禮運孔疏謂是尸入室之後賈以執其殺當饋獻卽在尸未入室之前今考司几筵吉事變几鄭注有饋食於堂之語當以賈疏爲正若尸既入室則當食舉矣豈先獻然後食乎又按禮運以薦血腥法上古孰其殺法中古其下文醴醴以獻薦其燔多君與夫人交獻云云昔在未合宮之前獻醴卽朝踐也獻醴卽饋獻也然則饋獻不在陰厭之後亦明矣云后於是薦饋食之豆邇者賈疏云此卽

館人籩人饋食之豆籩者也云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者賈疏云九謂王及后祿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酌尸各一是各四也諸臣酌尸一并前入爲九案九獻之說異同頗多禮運孔疏引崔氏說大飴云祭日之旦王服袞冕而入尸亦袞冕祝在後侑之尸入室乃作樂降神乃灌故書云王入大室祿當灌之時厭尸皆同在大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注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迎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之尸坐於尸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尸

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膊臂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室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墻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卽此禮也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乃退而合亨至薦孰之事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主入室大祖東面昭在南而穆在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畢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注云天子奠俎諸侯奠角卽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勝鬯脂蕭合馨薦郊特牲注云奠謂薦孰時當此大合樂也乃迎尸入室舉此奠俎主人拜以受

尸故郊特牲云舉羣角拜妥尸是也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益齊以獻尸爲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醑尸爲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醑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啜王可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醴齊以醑尸爲八獻也鄭注司尊彝云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后醑尸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時王可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案崔說九獻並約鄭三禮注義最爲詳覈通典說略同但依崔義后四獻六獻皆不當用玉爵又崔以加爵在正獻之後

則薦加豆簋不當仍在入獻時疑皆孔依鄭義改之又崔杜所  
說行禮節次與賈亦多差異如賈謂朝事延尸出尸在二祿訖  
王出迎牲之時崔則謂在血毛詔於室之後賈謂后薦朝事豆  
簋在延尸出尸迎牲未入之時崔則謂在升首之後薦腥之前  
杜又謂在薦腥之後賈謂饋獻在尸未入室之前崔則謂在入  
室之後皆當以賈爲正詳筵人內宰及前疏江永別爲九獻之  
說云二祿之後當有七獻經文錯綜互見實則朝踐與朝薦饋  
獻與再獻四節而已朝踐爲薦腥後之獻不待言矣朝獻非王  
酌尸乃堂上薦爛王與后之獻饋獻非飯熟之始乃尸食舉後  
王酌尸之獻而再獻則后與諸侯爲賓者亞王酌尸之獻也禮  
運曰腥其俎孰其饘醴其大豕牛羊注疏謂腥法上古燔法中

古而進孰爲後世之食孰其役者體解而燭之也祭義曰燭祭  
祭腥而退郊特牲曰腥肆燭臠祭其有薦燭明矣旣以燭法中  
古此時何可無獻則秋冬言朝獻者非獻燭而何至於饋熟則  
不當有獻何也薦燭之後烹肉旣熟羹定詔於堂於是奉俎入  
室設陰厭以饗神乃迎尸入室舉奠畢詔妥尸是時尸卽當食  
舉安得有獻蓋堂上腥燭皆不可食者故有獻而無食室內之  
饌可食者則當食而後獻所謂饋獻者尸旣食而王獻以醑若  
特牲少牢主人獻尸耳此時后不卽亞王醑尸尸有酢王之禮  
有命祝嘏之禮有夫婦致爵之禮后乃獻以醑尸是謂之再獻  
而賓長爲一獻以終之亦通爲再獻也然則此七獻者堂上四  
獻室內三獻以朝獻次朝踐行之於早不失朝字之義以獻燭

富之又無燭祭缺略之嫌陰厭之後未食舉之前無獻而獻在  
既食之後亦協乎饋獻之義春夏言朝踐再獻者舉首尾以包  
中間秋冬言朝獻饋獻者舉中間以補春夏而追享朝享可例  
推要而言之堂上獻者用前言之尊室內獻者用後言之尊耳  
醢人籩人朝事之豆饔於朝踐薦之而朝獻無豆籩朝獻統於  
朝踐也饋食之豆饔於饋獻薦之而再獻無豆籩再獻統於饋  
獻也九獻之後別有加爵則薦加豆加籩而非食後稱加之謂  
也又云堂上薦腥醢取法前古朝踐朝獻之尊盛醴齊醴齊濁  
於盎齊也室中饋孰用後世食饋獻再獻之尊盛盎齊盎齊清  
於醴齊也若王醢尸而用朝踐之醴齊失其義矣今案九獻之  
節無明文崔賈孔諸家並依鄭義江氏別爲之說謂朝獻爲薦

燭之獻今攷祭義郊特牲明有薦腥薦燭二節而諸家說九獻者咸無薦燭之獻祭義孔疏謂祭腥肉燭肉並在朝醴時賈氏則又謂禮通注所謂孰其殽而燭之者是饋獻之節二說不同似皆不塙江謂薦燭時有獻於義可通但經無見文姑附著之俟更詳攷又案先鄭後注以追享朝享爲禘祫則謂一大祭獻數與時享同故禮運孔疏引崔靈恩說天子祫禘時祭並九獻賈特牲饋食禮疏云天子大祫十有二獻四時與禘唯有九獻上公亦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卿大夫士同三獻案賈謂大祫十二獻不知其說云何陳祥道則謂禘亦十二獻江永亦據掌客天子合諸侯而饗禮諸侯長十有再獻證大祭宜有十二獻是賈陳說並可通要獻數雖有增多而其大節次止此四事



無疑也至通典吉禮說大飴兼用崔賈說謂加爵三通正獻九爲十二獻則非是特牲少牢加爵並不在正獻之數大飴安得追加爵爲十二獻乎至天子宗廟時享又有七獻之禮禮器七獻神注云謂祭先公其與九獻異同鄭亦無說禮運疏本崔賈恩說侯伯七獻之禮云朝踐及饋獻時君皆不饌於九獻之中減二故爲七獻也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制牲夫人薦酒是也案崔孔謂侯伯七獻朝踐饋獻皆夫人獻而君不獻於禮例亦難通禮文疏略今亦無以定之也云祭之正也者賈疏云此九獻是正獻案特牲少牢仍有眾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衆與上利洗散爲加獻彼並非正故此云祭之正也云以今祭特牲少牢言之二祿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者賈

疏云天子諸侯祭禮亡雖檢禮記及周禮而言其文不具故取  
特性少牢見在禮而言以其特性少牢惟有醕尸後三獻天子  
諸侯醕尸後亦三獻與彼同故取以爲說也王獻諸臣無文此  
又約祭統而言詒讓案二一祿爲奠者小牢注云凡鬱鬯受祭之  
哖之奠之是也鄭意特性禮尸飲三而主人獻賓及兄弟少牢  
禮尸飲亦止於三明天子禮九獻二祿爲奠不入飲數是尸飲  
七而止即可獻諸臣也賈謂鄭以特性少牢證醕尸三獻同非  
鄭指引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者明王禮九  
獻訖尸飲七而獻諸臣故侯伯禮七獻訖尸飲五而獻諸臣是  
其降殺以兩之差也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  
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

等也鄭彼注云尸飲五謂酌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賈疏云彼據侯伯禮宗廟七獻二禋爲奠不飲朝踐以後有尸飲五獻卿卽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禋爲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禋爲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故鄭云是其差皆當降殺以兩大夫士三獻無二禋直有酌尸三獻獻祝是也案賈謂祭統據侯伯七獻者言至諸臣再獻而尸飲五可以獻卿蓋深得經注之指祭統孔疏則謂彼據上公九獻之禮尸飲五謂主人酌尸時而獻卿獻卿後乃主婦酌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乃獻大夫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並前尸飲九乃獻士及羣有司以此推之王禮九獻亦當七獻而獻卿不待正獻訖後也禮運疏引崔靈恩說亦謂

八獻後王可以盛爵獻卿蓋卽孔氏所本其說與此注不合江  
永亦駁之云若如孔說則賓未獻尸而君先獻賓失其序矣其  
言飭七飲九皆誤蓋尸飲五正獻已畢飲七飲九皆正獻之後  
加爵也以司尊彛注推之則備九獻者尸飲九而獻大夫尸飲  
十一而獻士及羣有司可知也案江說是也通典吉禮說時享  
又謂七獻爲尸飲七王可以獻公八獻尸飲八可以獻卿九獻  
尸飲九可以獻大夫士則又并二禮亦入飲數與此注顯迕其  
謬又不足辨矣引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  
角瑩散者證九獻用爵不同鄭彼注云爵君所進於尸也加加  
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賈疏云彼賜魯侯祭周公用天子  
之禮故以爲證爵用玉琖者謂君與夫人朝踐饋獻時所用獻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八

十四 楚學禮本

五百四十八

也加用璧角璧散者此卽內宰所云瑤爵一也以瑤玉爲璧形以飾角散爵是通名故得瑤爵璧角璧散之名也明堂位疏云加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醕尸名爲朝獻朝獻竟而夫人酌盞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于時薦加豆遷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爲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摠而言之亦得稱加故此摠云加以璧散璧角先散後角便文也案明堂位本作加以璧散璧角此引作加用璧角璧散者鄭依酌獻敘次改之玉爵乃君正獻所用夫人正獻當用瑤爵瑤爵與璧角璧散異賈孔說非也詳內宰及後疏玉璜大圭詳典瑞玉人疏云又鬱人職曰受舉殯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醕尸以玉爵也者鄭

彼注破畢爲嘏云王醑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鄭以彼云卒爵  
卽謂玉琖爵故引以證王醑尸與朝踐饋食四獻用玉爵同與  
后醑尸用璧角異不謂畢爲玉爵也云王醑尸用玉爵而再獻  
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者金榜云鄭意蓋以后與諸臣再獻者  
當明堂位之加爵禮運疏云崔氏以爲后獻皆用琖爵又以九  
獻之外加爵用璧角璧散今案內宰云后獻獻則贊琖爵亦如  
之鄭注云琖爵謂尸卒食王既醑尸后亞獻之始用琖爵則后  
未醑尸以前不用也又鄭注司尊彝云王醑尸用玉爵而再獻  
者用璧角璧散可知此璧角璧散則琖爵也崔氏乃云正獻之  
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其義非也陳祥道云特牲禮主人主  
婦既醑尸然後長兄弟畢賓長爲加爵則加爵不施於亞獻之

節明堂位曰獻用玉琖加用璧散璧角特性禮獻用爵加用觶  
又獻樂主人主婦加棗長兄眾賓長則加在獻數之外明矣金  
榜亦申崔義云鄭以璧角璧散與琖爵爲一崔靈恩以爲后獻  
皆用琖爵九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杜佑依用其說案  
周人祭祀賓客之禮大宰以玉爵贊王內宰以琖爵贊后其爵  
制異特性饋食禮三獻之外長兄弟洗觶爲加爵如初儀又眾  
賓長爲加爵如初注云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爲加也是非  
加爵在正獻後之證歟天子之禮諸臣爲加爵於時內宗薦加  
豆籩王與后咸不親其事故說加爵當以崔氏爲正案陳金說  
是也禮運疏又引崔氏云案特性有三加則天子以下加爵之  
數依尊卑不祇三加也通典吉禮說大禘之禮則云加爵者謂

太子及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用璧角酌沈齊各行  
加爵案杜卽本崔義而謂天子加爵亦止三加則小異經無正  
文謹兩存其說以俟攷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皇之  
形者刻謂刻木也凡此經彝尊依鄭義皆刻木爲之而加畫飾  
唯大尊爲瓦尊無畫飾與諸尊異賈疏云案尙書鳴鳥之不聞  
被鳴鳥是鳳皇則此鳥亦是鳳皇孫氏三禮圖畫彝腹爲雞鳳  
之形云雞彝受三斗卽圖形制如此案舊圖唯雞鳥虎雉四彝  
皆云刻木爲之其圖乃畫雞鳳虎雉四物之形各於背上負尊  
皆立一圓器之上其器三足漆木中如火爐狀形制一二三皆非  
眞實案疏說是也云皆有舟皆有繫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  
有之同者江永云皆有繫皆春夏也皆祝冬也皆追享朝



享也非謂一尊卽一罍也案江說是也據下先鄭說舟爲尊下承梁則一尊有一舟矣鄭以皆有罍與皆有舟文同嫌爲一尊亦一罍故特釋之明經言皆者主謂六享所同有不謂每罍尊皆有也凡舟皆繫於尊罍則自爲酢尊與獻尊不相涉云昨讀爲酢字之誤也者司几筵注義同昨字於義無取故鄭破爲酢段玉裁云昨酢同在古音魚虞模部聲類同也漢時酬酢字作酢醕醢字作醕說文互易之者從儀禮詒讓案大行人亦作醕不作醕此經字例與儀禮不同云諸臣獻者酌罍以白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者賈疏云王酌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醕尸用饋獻之尊盎齊尸酢后還用盎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卑酌尸雖得與后同用盎及尸

酢賓長卽用罍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酢是不敢與王之神靈  
共酒尊故也詒讓案諸侯爲賓酹尸與后同用盞諸臣獻尸爲  
加爵不與后同用盞也禮運疏引崔靈恩說諸臣用三酒是也  
詳前疏又郊特牲疏引崔靈恩謂酢王用清酒酢后用昔酒皇  
侃說略同則是酹王酹后亦酌罍尊與此注義不合孔氏已駁  
之矣詳酒正疏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者丁晏云說  
文木部槃承槃也古文作籒文作盤鐘鼎款識有漢車宮銅  
承燭槃是漢時有承槃之制故先鄭舉以況舟詒讓案舟盞別  
爲槃以承尊與瑞注說祿主之璜亦有槃蓋其類也形制注無  
文聶氏圖謂舟外漆朱中上有槃下有圓局足六彝形制同唯  
足內各隨彝畫雞鳳之類以飾之依聶圖則與於禁之屬相似

未知古制然否云獻讀爲犧者據明堂位禮器及詩魯頌左傳並作犧也國語周語亦同明堂位疏引鄭志荅張逸云犧尊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段玉裁云鄭志云或作獻正謂周禮也必易爲犧者元寒歌戈兩部通轉之理如尚書大誥民獻歐陽夏侯作民僕大射儀獻讀爲沙郊特牲讀爲莎此經下文讀爲儀讀爲摩莎之莎皆是說文說周禮六尊亦作犧尊同仲師讀云犧尊飾以翡翠者說文羽部云翡赤羽雀也翠青羽雀也出鬱林魯頌閟宮犧尊將將毛傳云犧尊有沙飾也明堂位尊用犧象注云犧尊以沙羽爲畫飾孔疏引鄭志云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前兩日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荅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梁書劉

杏傳引鄭志作畫鳳皇尾娑娑然據鄭志說則不以翡翠飾與  
先鄭義微異孔又引王肅禮器注云爲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  
以爲尊故謂之犧象詩疏又云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  
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卽娑之字也阮謀禮圖云  
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  
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  
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  
負尊皆讀犧爲義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左傳定十年孔疏引  
阮王義略同案國語周語韜注云犧尊飾以犧牛莊子馬蹄篇  
釋文引司馬彪云犧樽畫犧牛象以飾尊也竝與阮圖同劉杏  
傳對沈約論犧象二尊則竝從王義王念孫云莊子天地篇曰

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佩真篇曰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鑿之以剗剔雜之以青黃華藻錡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注曰犧尊猶龍鑿之尊犧古讀若娑娑與疏荇相近明堂位周獻豆鄭注亦曰獻疏刻之然則犧尊者刻而畫之爲眾物之形在六尊之中最爲華美毛鄭說雖不同而同是彫文刻鏤之義則亦不甚相遠也至阮謏謂犧尊以牛爲飾祇因犧字從牛遂望文生義而剗爲此說案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詩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傳曰雄雞自憚其犧然則犧者牲之總名而六畜之所公共尊者謂之犧何以知必爲牛也然謏猶謂尊以牛爲飾至王肅則謂形如牛而背上負尊且引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證周官六尊六彝之名多取諸鳥獸雞彝鳥彝虎彝

雖彝皆謂畫其形以爲飾若犧尊爲牛形則與雞鳥諸彝之制不令子尾送女之器本與犧尊無涉特王肅以犧尊爲牛尊故見有器如牛形者卽援以爲證耳宋宣和博古圖所載周犧尊二皆爲牛形則又襲肅說而僞爲之者不足深辯也段玉裁云犧古音讀如沙說文牛部犧賈侍中說此非古字於此知古犧牲犧尊字皆祇作義不從牛毛公時詩作義尊故毛於其同音得其義訓爲有沙飾此乃周秦相傳古訓王肅劉杳不知此乃云犧象二尊形如牛象眞妄說耳云象尊以象鳳皇者與鄭志說犧尊略同云或曰以象骨飾尊者此別義亦得通也明堂位注云象尊象骨飾之則後鄭亦從或說國語周語韋注義同燕禮大射儀有象觶注並云觶有象骨飾也義與同象骨卽象

萬詳緒人壺涿氏疏詩魯頌疏引阮譔禮圖云象尊飾以象案  
阮蓋謂尊腹畫象蓋氏三禮圖引梁正說同又引阮圖說犧象  
二尊云諸侯飾口以象骨天子飾以玉則兼用先鄭所述或說  
而又小異詩疏又引王肅謂尊爲象形而背上負尊王念孫云  
王說亦與雞鳥諸彝之制不合不可從也引明堂位曰犧象周  
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者並證獻尊字當從犧春秋傳定  
十年左傳文云尊以裸神者裸獻散又通稱賈疏云其實獻尸  
而云裸神者尸神象尸飲卽是裸神若云奉觴賜灌之類非謂  
二灌用鬱鬯也云鬱臣之所飲也者明此酢鬯率於六尊與鬯  
人社壇用大罍明堂位尊用山罍爲祀神獻尸之罍異也引詩  
日餅之器矣維罍之恥者小雅蓼莪文毛傳云餅小而罍大罍

盡也此引以爲酒尊名器之證云罍讀爲稼稼畫禾稼也者  
明罍稼音相近義亦通也量人舉罍先鄭注云罍讀如嫁娶之  
嫁嫁稼聲亦同彼唯擬其音故云讀如嫁此兼通其義故云讀  
爲稼也段玉裁云明堂位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罍周以爵又  
曰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罍周以黃目大鄭嫌尊與爵同名  
故易其字曰稼釋之曰畫禾稼也說文斗部曰罍玉爵也夏日  
琖殷曰罍周曰爵從斗門象形與爵同意或說罍受六升或說  
蓋謂罍彝也爵受一升說文系部引周禮作罍彝詒議案明堂  
位罍爵注亦云罍畫禾稼也然則此經罍彝爲灌尊與爵雖殊  
器畫禾稼則一故同得罍名矣罍爵詳量人疏云黃彝黃曰尊  
也者依郊特牲及明堂位文引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



畢周以黃目者證三代灌尊之異彼文彝作夷鄭讀爲彝此引從改字引爾雅曰彝卣彝器也者釋器文釋文云卣本亦作攸案卣與攸聲近此猶邕人注讀卣爲卣也郭本爾雅作卣賈疏云欲見此經有彝爲上卣是犧象之屬爲中彝爲下與爾雅同也云著尊者著略尊也者段玉裁云著略彝韻字說文酉部作第尊詒謨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衛世家索隱並釋衆著爲象尊著尊則著尊字古多作著與說文同著略蓋漢時常語鄭詩大小雅譜云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孔疏以著明賈略爲釋以相參證疑著略亦文飾簡略之義云或曰著尊著地無足者明堂位注同孔疏云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爲著也聶崇義云著尊受五斗漆赤中舊圖有朱帶者與概尊相涉恐非其制又

云與獻尊象尊形制容受竝同但無足及飾耳引明堂位曰昔殷尊也者證著尊是殷制周仍之也云壺者以壺爲尊者說文壺部云壺昆吾圓器也象形從大象其蓋也聘禮八壺設於西序注云壺酒尊也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立酒士旅食于門西兩圓壺鄭彼注云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尊士旅食者用圓壺變於卿大夫也大射儀文略同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案此壺尊當卽禮經之方壺蘇氏三禮圖引舊圖云壺尊受五斗腹足高二寸所說容受與中尊合而爲圓形則非是至禮器云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注云壺大一石與此壺尊異也陳祥道云尊其上有蓋其面有鼻其下有足少儀曰尊壺者面其

鼻其無足者著與壺耳觀投壺之壺有頸與腹而無足則壺尊無足可知矣先儒謂壺有足誤也引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者左昭十五年傳云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以文伯宴穆以魯壺左傳釋文載或本作尊與此同杜注云魯壺魯所獻壺樽此引之證以壺爲尊之事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閒祀者任啓運云閒祀不常舉也追享大禘也以追所自出故曰追享朝享大禘也合於大廟若大朝然故曰朝享案任說是也江永林喬陰說同追享朝享之說當以先鄭爲正宋書禮志載徐道娛議亦從其說禘以孟夏祫以孟秋吉禘則無定月故謂之四時之閒祀陸淳春秋纂例云古者喪除廟廟合羣祖而祭焉故禘謂之朝享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

追享陸氏說禘禮雖與古義不合而以追享朝享爲禘祫亦與先鄭同後鄭所不從故賈前疏及禮運疏通通典古禮並謂祫在秋用秋冬時祭之尊禘在夏用春夏時祭之尊此推後鄭說非經義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彼魯禮參用此三祭之尊與王禮不同禘祫異同詳大宗伯疏云雖讀爲蛇虺之虺者爾雅釋魚云蜺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先鄭意蓋謂此尊刻畫爲蛇虺形故讀從之云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者段玉裁云司農易蜺爲虺又併或說易爲隼三字古音同在脂微部也說文鳥部曰隼或隼字也一日獸字俞樾云疑此字實當爲隼翟氏掌攻猛鳥注曰猛鳥鷹隼之屬然則虎彘隼皆取其猛司常掌九旗之物熊虎爲旗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八

三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九

鳥隼爲旗彝之有取於虎隼猶之乎旗旗矣案俞說亦通云大尊大古之瓦尊者燕禮云公尊瓦大禮器又云君尊瓦甒注云瓦甒五斗孔疏云漢禮器制度文也按禮圖瓦大受五斗口徑尺頸高二寸徑尺大中身銳下平瓦甒與瓦大同案韋圖引舊圖說禮甒與孔同此經大尊卽瓦大亦卽瓦甒據明堂位大尊爲虞尊四代之尊此爲最古故云大古瓦尊祭義說朝事之禮云甒以挾甒注云謂襍之兩甒醴酒亦卽此也云山尊山罍也者明堂位云尊用犧象山罍是山罍山尊得通稱唐郊祀錄引三禮圖云山罍受一斛盡以山紋雲氣也韋崇義云山尊受五斗郭璞云山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今山罍既在中尊之列受五斗可知也案韋說是也此山罍與酢罍名同而實異亦謂之

器尊禮器云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又云君西酌犧象  
夫人東酌罍尊彼文君與夫人異尊雖與禮不合然以犧象與  
罍尊並列猶明堂位以犧象山罍並列卽此經之山尊卽禮器  
注未及分析孔疏引熊安生說遂以彼罍尊與此經酢罍爲一  
而謂彼爲諸侯時祭之禮非也引明堂位曰秦有虞氏之尊也  
山罍夏后氏之尊者欲見彼秦卽此大尊彼山罍卽此山尊也  
秦大聲近通用云故書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者段玉裁  
云說文餞送行食也於經無涉故杜易爲踐言踐其位行其禮  
也徐養原云餞踐音同古益通用儀禮士虞記未徹乃餞注云  
古文餞爲踐是其證案段徐說是也中庸踐其位注云踐猶升  
也朝事始事尸於堂故謂之踐士虞記卒哭祭畢有餞乃送尸

而飲酒既不在朝時吉祭又無此禮故杜不從故書也云玄謂黃目以黃金爲目者郊特牲孔疏云以黃金鑲其外以爲目引郊特牲者證黃金爲目之義鄭彼注云黃目黃彝也周所重於諸侯爲上也云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者破先鄭以追享爲禱之說也賈疏云案祭法云去廟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是追祭遷廟之主故知也云朝享謂朝受政於廟者據春秋經告朔有朝廟破先鄭以朝享爲禱之說謂受十二月政因而有朝廟之祭也賈疏云謂天子告朔於明堂因卽朝享朝享卽祭法謂之月祭故祭法云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告朔於大廟因卽朝享祭法云諸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

顯考祖考享嘗乃止告朔天子用牛諸侯用羊月祭皆大牢也  
若然天子告朔於明堂則是天子受政於明堂而云受政於廟  
者謂告朔自是受十二月政令故名明堂爲布政之宮以告朔  
訖因卽朝廟亦謂之受政但與明堂受朔別也案賈說是也論  
語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詩周頌我將孔疏引鄭注云  
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玉藻注云明堂在國之陽每月  
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  
王武王此並說告朔禮也論語集解又引鄭注云牲生日餼禮  
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此說告朔後朝廟之祭  
此注所謂朝享也故玉藻孔疏云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  
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大牢故司尊彝朝享之祭用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八

五百四十九

虎雉雖彝大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又引熊氏云周之天子于洛邑立明堂唯大亨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也以文王廟爲明堂制故也案孔述鄭義與賈同分別二禮最析蓋鄭意天子每月朔告朔於明堂禮略用特牛論語注及玉藻注所云是也旣告朔聽朔乃朝享於五廟依時享盛禮用大牛九獻此經所云是也至天子告朔聽朔並於明堂而此注云受政於廟或鄭意亦謂西都無明堂在文王廟如熊氏之說凡告朔必朝廟穀梁莊十八年傳謂之朝朔其在正月者左襄二十九年傳又謂之朝正後鄭因此經朝享亦稱朝故謂與彼爲一其實非也金鶚云春秋文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公羊傳云猶者可止之爾蓋以告朔禮大朝廟禮小文公廢其大

而行其小故議之也是朝廟爲禮之小者謂之朝廟則不得爲  
祭祀矣鄭謂朝享月朔朝廟不知朝廟禮之小者而朝享祿用  
虎彝雖彝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其禮甚大非朝廟可  
知且朝享每月行之又不得謂四時之間祀也朝廟所供當與  
薦新相似薦而不祭也其禮與時祭迥殊祝告朔亦祇豈得謂  
之月祀乎案金駁後鄭說是也通典吉禮引譙周禮祭集志謂  
天子始祖四親廟皆月朔加薦謂之月祭月朔薦與薦新皆奠  
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間盡畢似卽謂朝廟用薦禮金說正與  
彼閤合蓋廟享正禮一年四舉此外唯有禘祫則殷祭也若如  
後鄭說每月更有朝廟禮同時享則是比月正祭且時享之月  
亦當朝廟則又一月二祭其爲煩黷不已甚乎況天子七廟自

二祧外祭應周徧既云朝朔則不可於次日以後遞祭故書洛  
誥云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  
其後孔疏引鄭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  
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  
謂將封伯禽也是鄭意朝享諸廟必崇朝畢事故得於後更舉  
告祭別禮但朔日之旦王出至南郊明堂告朔聽朔訖而反朝  
廟爲時已甚迫促乃復徧大祭五廟豈能給乎殆不可通矣又  
賈疏謂朝享卽祭法之月祭孔疏說同漢書韋玄成傳玄成奏  
議及匡衡告毀廟文並以時享外之日祭月祀爲閒祀疑亦本  
西漢禮家舊義今攷祭法日祭月祀之文亦見國語周語楚語  
及荀子正論篇通典吉禮引高堂隆說謂天子諸侯月有祭祀

其五月則四時之祭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陳祥道說同案祭薦散文可通則朔薦薦新亦得爲月祭但必無九獻二裸之禮與此經間祀必不相合況日祭之說尤於經無微疑春秋以後流傳之誤說不足據也引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者文公六年經文三家經朔並作月左氏釋文云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是三家古經無作告朔者故公羊傳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穀梁傳同鄭此注引作告朔蓋兼取傳文改經故引經文而稱傳也玉藻孔疏引鄭駁異義云說者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

猶譏之論語日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案此注引春秋經者亦欲見告朔與朝廟爲二事與駁異義意同告朔朝廟之禮詳大史疏云雉禺屬卽鼻而長尾者據爾雅釋獸文彼禺屬作寓屬寓卽禺之借字郭注云雉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獼尾末有歧鼻露向上兩卽白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說文虫部云雉如母猴卽鼻長尾又由部云禺母猴屬賈疏云虎彝雉彝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注尙書云宗彝宗廟之中鬱尊虞氏所用故曰虞夏以上虎雉而已也云山鼻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者亦上雞彝鳥彝明山尊亦刻木爲尊而畫山及雲雷之形故同名山鼻也其酢罍則唯畫雲雷而

不畫山形制亦略同說文木部云櫨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  
象施不窮也重文罍罍或从缶論衡雷虛篇云禮曰刻尊爲雷  
之形一出入一風一伸爲相校軫則鳴案王許說與鄭同賈  
疏云罍之字與雷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聲無形但雷  
起於雲雲出於山故本而釋之以刻畫山雲之形也異義第六  
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  
古毛詩說金罍酒器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  
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  
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如是經文雖有  
詩云我姑酌彼金罍古毛詩說云人君以黃金則其餘諸臣直  
有罍無黃金飾也案賈所引異義文有祝誤今據詩周南卷耳

孔疏所引補正又卷耳疏云司尊彝注云刻畫爲山雲之形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爲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土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曩取於雲雷故也案孔說是也爾雅釋器云小曩謂之坎郭注曩形似壺大者受一斛亦卽據酢曩言之蓋曩有大中小三等大者卽酢曩容一石中者爲山曩與國人大曩皆容五斗小者爲坎所容未聞三等大小迥異韓圖引張鑑圖誤以酢曩爲卽國入祭社之大曩以瓦爲之容五斗韓氏已席其謬燕禮大射儀少牢饋食禮又別有盛水之曩士冠禮注亦云水器尊卑皆用金曩與臣酢金曩亦異互詳國入疏凡六彝六尊之

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況酌凡酒脩酌故書縮爲數齊爲  
盎鄭司農云獻讀爲儀儀酌有威儀多也況酌者況拭勺而酌  
也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齊讀皆爲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  
當爲縮齊讀皆爲柔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醴在戶柔醴在  
室登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醴酒盎齊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  
明酌也醴酒況于清汁獻況于醴酒猶明清與醴酒于舊澤之  
酒也此言轉相涉成也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者鬱  
和和鬱以醴酒摩莎涉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涉  
之以茅縮去滓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涉之而已其餘三齊泛  
從醴醴沈從盎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  
而涉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澤讀曰醴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八

三

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八

明酌清酒醴酒涉之皆以舊醴之酒凡此四者祿用鬱齊朝用  
禮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  
疏凡六彝六尊之酌者此詔其酌之法也賈疏云凡六彝之酌  
與鬱齊爲目六尊之酌與醴齊盎齊爲目下有凡酒滌酌上不  
言鬯者亦是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涉之使可酌也 注云  
故書縮爲數齊爲盎者並聲類相近某鈔釋文齋作賁案賁卽  
齋之俗數疑卽藪之省詩小雅伐木毛傳云以藪曰滌滌蒨之  
也與縮義同宋世榮云方言炊箕謂之縮或謂之筴說文筴作  
簞卽司農云獻讀爲儀者段玉裁云說文獻從犬廌聲廌從廌  
皮聲在魚模部與歌戈部漢通用最近周人則元寒部與歌戈  
部多合用之處司農讀獻爲儀如同書大誥民獻有十夫尙書

大傳作民儀有十夫王莽大誥作民儀九萬夫亦其說也云儀  
酌有威儀多也者先鄭以此獻與轡人詔祿將之儀義同謂賓  
祭行祿時升降洗酌及拜送諸威儀多故云儀酌也云說酌者  
說拭勺而酌也者說拭之說余本及注疏本並作挽釋文作挽  
飾云飾本或作拭段玉裁云司農讀說爲挽挽拭猶拂拭也飾  
拭古今字說文無拭字巾部飾訓云厭也詒讓案說挽字通封  
人凡祭祀飾其牛牲注云飾訓刷治絜清之也挽飾之飾義與  
彼同飾俗或作拭公食大夫禮挽手注云挽拭也拭以巾爾雅  
釋詁云拭清也挽拭勺而酌謂以巾輓挽厭勺使絜清而後以  
酌酒也云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者說文水部云滌酒也先  
鄭蓋亦讀脩爲滌與後鄭同而別訓爲以水洗勺酌必洗者亦

欲其潔清云齋讀皆爲齊和之齊者賈疏云鄭注酒正爲度量  
齊之則齊和義亦通也杜子春云數當爲縮者據禮記正其字  
也縮卽蓄之段字詳甸師疏段玉裁云數古音讀如敵在侯韻  
與尤幽韻古合爲一類縮在尤幽之入聲鄭君從杜說云齊讀  
皆爲柔者酒正注同杜據故書作讀則疑當作齋讀皆爲柔段  
玉裁云酒正五齊杜子春讀齊皆爲柔者正因此經作齋也此  
經齋卽柔字故酒正齊皆讀柔云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禮醴  
在戶柔醴在堂澄酒在下者醴釋文作緹案醴緹字同鄭引此  
者欲明此齋齊亦名醴也詳酒正疏云以五齊次之則醴酒齋  
齊也者鄭禮運注引酒正五齊說之云字雖異醴與齋齊與沈  
蓋同物也賈疏云於此經及酒正言之齋次醴禮運醴次醴以

釀當盎處卽一物明釀酒盎齊也盎齊云酒則酒齊亦通前讓  
案說文酉部云釀一曰酒濁而微清也與後注盎齊差清義亦  
相近引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釀酒況于清汁獻況于醖  
酒猶明清與釀酒于清澤之酒也者證數當爲縮況當訓沛之  
義並詳後云此言轉相沛成也者郊特牲云明水況齊貴新也  
鄭彼注云況猶清也五齊濁沛之使清謂之況齊是況卽有沛  
義上引郊特牲以明酌沛醴齊以清酒沛盎齊又以盎齊沛汁  
獻是轉相沛以成酌也云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者  
郊特牲注同段玉裁云鄭君讀爲莎謂齊語莎誤爲獻如明堂  
位獻尊鄭君獻讀爲晏亦其證也又云莎疑本作沙轉寫加艸  
如詩之沙雞案段校是也葉鈔釋文正作摩沙大射儀注同惟

郊特牲注作莎摩莎卽曲禮注所謂接莎詩周南釋文引阮孝  
緒字略又作接莎莎卽莎之俗云煮鬱和秬鬯以醲酒摩莎沛  
之出其香汁也者卽郊特牲所謂汁獻泥于醲酒也彼注義並  
與此同釋名釋姿容云摩娑猶未殺也手上下之言也大射儀  
兩壺獻酒注云獻讀爲沙沙酒濁特沛之必摩沙者也娑沙亦  
通此言築煮鬱草以和秬酒因其太濁又和以益齊復恐鬱煮  
築未至香汁難出故又用手上下接搗之以散發其香汁使易  
出也必和以益齊者郊特牲注云不以三酒沛秬鬯者秬鬯尊  
也云醲齊尤濁和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也者卽郊特牲所  
謂縮酌用茅明酌也彼注義亦同賈疏云醲齊對益齊以下三  
者爲尤濁上仍有泛齊更濁於醲齊也云益齊差清和以清酒

沛之而已者卽郊特牲所謂醴酒沬于清也彼注義亦同又云  
沛盎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案沛之謂用筐醴之也凡  
沛用茅者謂之籍不用茅者直謂之沛詳甸師疏江永云盎齊  
沬酌謂以所配之明水沬之記言明水沬齊新之是也非謂三  
酒之清酒爲沬也案依鄭義沬鬱以齊沬齊以酒沬酒以水依  
江說則無論齊酒沬皆以水義亦得通祭統云宗婦執盎從夫  
人薦沬水沬水似亦謂沬酌之明水鄭彼注謂凡尊有明水因  
兼云水疑未塤若然醴盎二齊同沛以明水但醴沛用茅盎不  
用茅故縮沬異酌而郊特牲謂醴沬於清者或以水爲膳夫六  
清之一實非三酒之清酒與云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盎者  
提舊本作醴今據宋婺州本注疏本正鄭以酒正有五齊而此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八

五百四十九

經止有醴盎二酌故鄭以清濁差次推約之以泛齊下從醴齊同縮酌緹沈上從盎齊同說酌酒正注云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是也云凡酒謂三酒也者據此文在二齊之下與酒正事酒昔酒清酒三酒在五齊之下同故知凡酒卽謂三酒酒雖有三同爲脩酌凡者宰較之言也云脩讀如滌濯之滌者滌濯見大宰職讀如賈疏述注作讀爲段玉裁云此讀如當作讀爲字之誤也脩字於義無施直易爲滌字滌條聲條與脩同攸聲故爲聲類案段校是也丁晏云條浪氏注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漢書恩澤侯表脩侯注脩讀曰條古脩條滌聲相近云滌酌以水和而沛之者賈疏云必知以水者曲禮曰水曰清滌且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差次然也江永

云凡酒滌酌謂以所酌之玄酒滌之非謂別取水也黃以周禮  
脩爲滌云士虞禮明齊淥酌淥之言滌內則注齊人淥曰滌是  
也案黃說亦通士虞注云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淥釀此酒則  
與鄔水和滌之義亦不迂也云今齊人命浩酒曰滌者說文水  
部云浩澆也浩酒蓋以水澆和酒之稱與滌酒事相類段玉裁  
云浩酒蓋鄔時呼滌酒之俗語云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者郊  
特牲注義同以下並釋前引郊特牲之義郊特牲孔疏云事酒  
之上酒色清明謂之明酌云澤讀曰醒明酌清酒醖酒滌之皆  
以舊醒之酒者郊特牲注亦云澤讀爲醒舊醒之酒謂昔酒也  
沛醴齊以明酌沛醖酒以清酒滌汁獻以醖酒天子諸侯之禮  
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



醖酒以舊醖之酒沛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沛清酒以舊醖之酒者爲其味厚腊毒也案此記者舉其時制爲泥不與禮合依此經事酒清酒同和水沛之醖酒卽盎齊沛以清酒皆不用昔酒也云凡此四者祿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者卽以酒正有五齊而此經四酌鬱齊本不在五齊之數則唯有醴盎二齊而已故定爲時祭用二齊而以上文時享九獻之次差之二祿用鬱齊故此經亦首鬱齊祿後三獻四獻爲朝踐此鬱齊後次醴齊當爲朝踐所用而七獻之朝獻與朝踐尊相因則亦同用醴齊可知也朝踐後五獻六獻爲饋獻此醴齊後次盎齊當爲饋獻所用而八獻九獻之再獻與饋獻尊相因則亦同用盎齊可知也其凡酒旣非正祿所用明唯諸臣

自酢用之而已云唯大事與大廟備五齊三酒者賈疏云此據酒正云祭祀共五齊三酒下有太祭中祭小祭此時祭用二齊禮運四齊據禘祭明大事祫祭備五齊三酒可知三酒時祭亦備之亦於大事言之者連言挾句耳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卽此大事是祫可知也禮運孔疏云用酒之法崔氏云周禮大祫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盞齊后酌醒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醒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爲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酌尸酢用清酒加酌亦用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醎在戶粢醎在堂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酌盞齊

饋食王酌饔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酌醴齊再獻后還酌沈齊亦  
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法如祫禮也四時之  
祭唯二齊三酒則自祫禘以下至四時祭皆通用也二齊醴盎  
也故鄭注司尊彝四時祭法但云醴盎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  
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  
醴齊再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盎齊三酒  
同於祫其祫祭之法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案司  
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  
以著尊盛之盎齊醴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  
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盄  
彝盛明水黃彝盛醴齊凡有十八尊故崔氏云大祫祭凡十八

尊其明水鬱鬯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其禘祭所用四齊者  
禘祭在夏醴齊盎齊盛以犧尊醴齊沈齊盛以象尊王朝踐獻  
用醴齊后亞獻用盎齊王饋獻用醴齊后亞獻用沈齊尸卒食  
王醕尸因朝踐醴齊后醕尸因饋食沈齊諸臣爲賓獻亦用沈  
齊天子時祭用二齊者春夏用犧尊盛醴齊用象尊盛沈齊秋  
冬用著尊盛醴齊用壺尊盛盎齊是一齊用一尊司尊彝皆云  
兩者以一尊盛明水故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既多不得唯  
兩而已江永云前說謂時祭惟用醴盎二齊後又謂春夏用醴  
沈秋冬用醴盎自相牴牾其言祫禘用齊之差及所用尊彝之  
異亦恐未必然鄭司農謂追享朝享爲禘祫則禘祫彝當用虎  
雖尊當用大山耳案崔孔所說宗廟之祭大祫用五齊時祭用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八

通鑑學社本  
五百四十八

二齊依此注義也。禘用四齊依禮運義也。並推約二鄭二禮注說差次之。但經無見文未知是否。至孔後說謂時祭亦兼用醴。沈則與鄭此注不合。江氏糾之是也。又郊特牲孔疏引皇侃說謂圜丘祭天備五齊與宗廟祫同祭感生帝用醴齊以下四齊與宗廟禘同五時迎氣用醴。登二齊與宗廟時祭同通典吉禮引崔靈恩則謂圜丘用五齊餘感帝迎氣神州等並自醴齊以下四齊。二說小異。鄭既無說今不具論。大喪存奠葬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疏大喪存奠葬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注云存省也者爾雅釋詁云存省察也。云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者大遣奠葬日於祖廟之庭設大奠凡喪奠有十以大遣奠爲最盛故設葬也。詳大史喪祝疏賈疏云大

裏之莫有彝尊盛鬱鬯唯謂祖廟厥明將向墠爲大遣奠時有  
之故鄭云謂大遣時此大奠徹之早晚無文案檀弓云朝奠日  
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是朝夕乃徹其  
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言此者欲見所奠彝尊朝夕存省之意  
也大旅亦如之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  
卽徹疏注云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者據大宗伯文大旅卽旅  
上帝也云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卽徹者賈疏云以其祭云亦  
如之明亦如大遣奠存省之云不卽徹則與上注奠者朝夕乃  
徹義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逮日放其去來於陰陽此天神無  
此義但不卽徹不必要至夕也且案小宰注天地至尊不裸此  
得用彝者此告請非常亦如大遣奠之而已亦非裸耳案表記

云天子親耕桑盛秬鬯以事上帝則祭上帝亦有秬鬯或當如賈說奠而不祼也表記孔疏謂秬鬯卽五齊則非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疏注云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者賈疏云其玉彫以下數出於下文云左右者唯於王馮及鬼神所依皆左右玉几下云左右玉几配先王酢席亦如之但受酢席未必有几故不云几筵其彫几已下非王所馮生人則几在左鬼神則几在右是以下文諸侯祭配云右彫几國賓云左彫几諸侯自受酢亦無几故不言几也漆素並云俱右是爲神也又云几几之長短阮譙云几長五尺高三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也戴震

云馬融以爲几長三尺六之而合二筵與案戴說近是阮圖長五尺於度太長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几長七尺則尤長恐非又曾子問孔疏及聶氏三禮圖引阮圖並云几高尺二寸與賈所引不同今攷人在席則馮几在車則馮式與人式崇三尺有三寸几高三尺與式崇約略相擬若高尺二寸則太低不可立馮孔所引亦非也聶氏又駁阮圖云詳五几之名是無兩端未中央黑漆矣蓋取形漆類而髹之也案聶說是也書顧命又有文貝几非生時所用此經亦無之筵席度互詳匠人疏云五席莞藻次蒲熊者釋文云藻本又作縹阮元云經作縹司農讀爲藻鄭君則仍用縹字今本作藻非案阮說是也敘官注云其言之筵席通故此五席亦通莞蒲二筵數之賈疏云亦數出下文



仍有葦萑席不入數者以喪中非常故不數直取五席與五几相對而言耳詒讓案書顧命又有篋席底席豐席筍席鄭彼注以爲非生時席故此經亦無之詳後疏又王卧寢衽席掌於玉府非此官所共設詳玉府疏云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者賁疏云卽下凡大朝覲已下是也云及其處者王受朝覲席在廟闕間大射在虞庠祀先王在廟奧及堂酢席在廟室西面自諸侯已下亦皆在廟惟熊席漆几設在野所征之地耳案大射在辟雍賁謂在虞庠誤亦詳後疏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爲王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鄭司農云紛讀爲幽

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爲均服之均純緣也纁讀爲藻率之藻次席虎皮爲席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芮伯畢公等破宛服馮玉几立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纁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疏凡大朝覲者賈疏云此經及下文見王有事設席三重之義言凡大朝覲非四時常朝常朝則春夏受贊於朝秋冬受贊於廟不常在廟也此朝覲言大則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謂春秋來時若冬夏來則曰大宗遇也案大朝覲卽司儀所云合諸侯之事賈謂非常朝是也但謂常朝春夏受贊於朝則非詳大宗伯疏云大饗射者賈疏云謂王與諸侯行饗禮於廟卽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之屬是也大射謂王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

小學虞庠中案王大射在大學辟雍亦設黼依與在廟同也賈  
謂大射在西郊小學虞庠中射義孔疏又引此經謂大射之射  
宮在廟並矢之詳諸子疏又王春與邦國貢士大射於東郊則  
爲壇壇宮當亦設黼依詳司裘疏云凡封國命諸侯者並謂策  
命諸侯於廟也詳大宗伯疏云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者此家  
上朝觀以下諸事言之觀禮云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  
几天子袞冕負斧依卽大朝觀廟中之位又明堂位亦云天子  
負斧依南嚮而立是大朝觀或在明堂其設位並同林喬蔭云  
大射儀言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賓席於戶西南面而司几筵云  
大射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則王之席在戶牖間賓不得有戶  
西南面之席蓋西階而東鄉矣云設莞筵紛純者以下並此官

其設筵席之官法也筵席石經作席案此鋪陳之筵不當作席  
阮元云涉下文誤是也詩小雅斯干云下莞上簟鄭彼箋云莞  
小蒲之席也釋文云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  
蒲而實非也孔疏云釋草云莞苻離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  
苻離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  
苻離西方亦名蒲用爲席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  
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爲席精麤故得爲兩種席也知莞用  
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下善者在上其職云諸侯祭  
祀之席蒲筵續純加莞席紛純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故  
知莞小蒲之席也郝懿行云莞說文作藪云夫藪也按莞與藪  
相似莖圓而中空可爲席蒲葉闊而不圓其細小者亦可爲席

所謂蒲葦者也是蒲莞非一物爾雅之莞乃蒲屬也非蒲屬爾雅借莞爲菴舊注及郭俱云莞蒲可知此乃蒲之別種細小於蒲爲形纖弱故名蒲葦作席甚平故曰蒲葦鄭箋以莞爲小蒲之席是矣釋文猶以莞葦莖圓非蒲爲疑不知此乃似蒲之莞非似蒲之莞也似蒲之莞今江南席子草是矣案郝說深得鄭旨說文艸部云莞艸也可以作席依鄭斯于箋義則莞艸雖自可以爲席然凡詩禮之言莞筵莞席者莞並菴之段字乃小蒲之席與莞艸席不同列子天瑞篇云老非之爲莞菴葉扁而不圓故與非相似若莞則不似非也漢書東方朔傳莞蒲爲席顏注云莞夫離也今謂之蔥蒲與詩箋義同書顧命豐席僞傳及孔疏引王肅並釋爲莞蓋欲以當此莞筵鄭所不從不足據也

云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者所謂加席也賈疏云以席三重也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卽謂之筵重在上者卽謂之席已下皆然故鄭注序官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案賈說非也依禮器說此王位設莞筵蓋五重上加纁席次席皆不重凡禮經通例同席謂之重異席謂之加詳後 注云斧謂之黼其纁白

黑采者采賈疏述注作文明閩注疏本同斧謂之黼爾雅釋器文郭注云黼文畫斧形因名云觀禮斧依注云依有纁斧文所以示威也賈疏云案禮記明堂位云天子負斧展彼及諸文多爲斧字者據續人職則云白與黑謂之黼據采色而言之若據纁於物上則爲金斧文近刃白近銚黑則曰斧取金斧斷割之義故鄭以斧釋黼詒讓案畫纁職黼爲纁采鄭觀禮注亦以斧

依爲采繡斧形古書多云畫斧蓋所聞之異又下次席黼純繡亦爲繡故說文巾部云禮天子諸侯席有黼繡純飾是也書顧命蔑席黼純爲孔傳則云白黑雜繪緣之彼專據繪色言之無繡斧與黼依異也云以絳帛爲質者言以絳帛爲地而復以白黑繡之賈疏云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此黼畫之故知絳帛絳帛卽丹質也王鳴盛云周人尙赤黼展當天子之位當用所尙正色故知以絳帛爲之絳正赤色也云依其制如屏風然者據漢制爲釋覲禮注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明堂位注云斧依爲斧文屏風於闔戶之間釋名釋牀帳云展倚也在後所依倚也書顧命狄設黼展綴衣爲孔傳云展屏風畫爲斧文置戶闔間爾雅釋宮云闔戶之間謂之展郭注云窗東戶西也禮云斧依

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顧命孔疏引郭璞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爲扆案禮經之依尙書爾雅皆作扆隸釋漢石經尙書又作衣說文戶部云戶牖之間謂之扆从戶衣聲則扆爲正字依衣皆同聲段借字魏書李謐傳明堂制度論引鄭氏禮圖及北堂書鈔屏風門引三禮弓矢圖並云扆從廣八尺畫斧文而無柄設而不用有畫飾今之屏風則遺象也禮圖及郭璞僞孔傳並依鄭義惟以黼爲畫小異漢屏風制詳掌次疏賈疏云案爾雅牖戶之間曰扆於扆之處設黼黼卽白黑文而爲斧形此斧以大版爲邸卽掌次皇邸一也故鄭彼注云邸後版以此斧版置於扆卽以黼扆爲摠名也案依者屏風之名唯其飾爲斧形賈以斧爲屏風名書及詩大雅篤公劉



孔疏說並同誤也又賈以依爲皇邸者蓋因大朝親在壇不在廟則無戶牖之間不可以言依經總云王位設黼依不可以通於此故取掌次之皇邸以爲釋如其說則依與邸同物在廟則曰黼依在壇則曰皇邸因地而異其名不知經典說黼依未有飾以呈羽者掌次皇邸設於次不設於壇廟此職黼依設於壇廟不設於次二者迥異不可並爲一也至大朝親在壇無戶牖在明堂則王位正當大室中戶而兩窓夾之亦不得在戶牖之間然皆未嘗不可設黼依金榜云宮廟之中設斧辰皆在牖戶之間故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辰此以其所在處名之者也司几筵職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則黼依所設非一地故謂牖戶間爲辰則可謂依必設於牖

戶間則不可案金說足釋此經之疑蓋展本屏風之名因其多設於戶牖之間故卽以展名其地非屏風因置於展地得名亦不得謂非牖戶間卽不得設展也黃以周云士虞禮記佐食出戶負依注云戶牖之間謂之依是自天子下至士皆有依其異者繡斧耳案黃說是也賈聘禮疏又謂諸侯展無屏風亦非云於依前爲王設席者依前卽戶牖間省文亦云牖間顧命云牖閒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僞孔傳云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孔疏謂彼牖閒卽此依前是也凡廟寢皆五架後楹以前爲堂室南嚮東爲戶西爲牖依當室外戶牖之間依前卽堂後楹前正中之位也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者賈疏云此經所云王皆立不坐旣立又左右皆有几故鄭注大宰云立而設几優

至尊據立而言此據左右皆有而言故注相兼乃具也詒讓案凡几皆設於席上少牢饋食禮云司宮筵於奧祝設几于筵上是也此玉几謂以玉飾几卽顧命之華玉几僞孔傳云華采色華玉以飾憑几孔疏引鄭書注云華玉五色玉也此玉几不言色者文不具鄭司農云紛讀爲幽者段玉裁云幽與份彬虬三字同文兒公冠篇邠或卽彬或上林賦玢幽音紛彬云又讀爲和紛之紛謂白繡也者先鄭爲兩讀以後讀爲正故釋其義段玉裁云粉色白如尙書粉米取其潔也紛幽粉三字古音同部丁晏云尙書鄭注粉米白米也故此注謂白繡云純讀爲均服之均者賈疏云案僖五年左傳卜偃云均服振振取號之旗賈服杜君等皆爲均均同也但司農讀爲均均卽準音與純同段

玉裁改讀爲爲讀如云此讀如擬其音耳今本作讀爲轉寫之誤也假令易其字爲均則當云均緣也而不云純緣也矣如下文敦讀曰讀畫覆也乃讀爲仍仍因也皆可證賈云左傳均服賈服杜君等皆爲衿衿同也今本疏衿字誤均案吳都賦六軍衿服劉達注引左氏傳衿服振振衿同也士冠禮衿玄注衿同也古文衿作均今儀禮均誤爲衿杜左傳衿誤均皆非古本土冠禮注古文衿作均則衿均通用此司農引左傳作均之故乎案段校是也云純緣也者屨人注同凡此經諸筵席有黼畫紛纁四等之純皆以尊卑爲次書顧命有底席綴純僞孔傳云綴襍彩此經無之亦文不具鄉飲酒公食大夫記又有蒲筵緇布純萑席玄帛純彼繒玄用純色無文蓋大夫以下之殺禮非王

侯所用故經亦不著也云纁讀爲藻率之藻者弁師纁旂先鄭  
注亦云纁當爲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賈疏云讀從  
桓二年穀伯傷云藻率鞞鞞屬旂纁此並取彼義也段玉裁  
云儀禮注云今文纁作琮然則纁是古文故司農恐人不識易  
爲藻字藻謂畫水藻文也鄭君云纁席創蒲蒻展之編以五采  
若今合歡編以五采正釋纁義不易爲藻字說文云琮玉節如  
水艸之文蓋許君從儀禮今文不從周禮故書儀禮古文矣云  
次席虎皮爲席者據司裘故書云王大射則共熊侯虎侯以虎  
侯爲熊侯之次先鄭見此下有熊席爲熊皮席以彼文例此則  
熊席之次當爲虎皮席故云次席虎皮爲席也引書顧命以下  
者顧命篇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

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黃芑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  
百尹御事此槩括引之證大朝覲王馮玉几之事馮今書作憑  
卽馮之俗釋文及賈疏述注亦同今從嘉靖本云玄謂紛如綬  
有文而狹者者顧命筍席玄紛純僞孔傳云玄紛黑綬孔疏引  
鄭書注云以玄組爲之緣惠棟云漢官儀云綬長一丈二尺濶  
三尺故云有文而狹詒讓案續漢書輿服志說綬制云凡先合  
單紃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爲一文文采渚爲  
一圭皆廣尺六寸紛之制蓋與彼相類鄭書注以紛爲組者說  
文系部云組綬屬文選張衡東京賦次席紛純薛綜注云紛純  
謂以組爲緣與鄭同也云纁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  
歡矣者弁師注云纁雜文之名也典瑞注云纁有五采文說文

輿部云蒲水草也可以作席蒻蒲子可以爲平席釋名釋牀帳  
云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匡牀蒻席鹽鐵  
論散不足篇說席有蒲子露林卽此鄭意縹席卽削蒲爲席惟  
以五采合編之漢時席蓋有爲合楸文者鄭據目驗爲況也顧  
命底席僞孔傳云底蒻萃釋文引馬融孔疏引王肅並云青蒲  
席也僞傳之意蓋以彼底席當此縹席又彼篋席釋文引馬融  
云縹蒻孔疏引王肅云縹蒻萃席說文苜部作莫席說與馬同  
案馬王僞孔諸說並鄭所不從與此縹席蒲筵等並不相當也  
蒲蒻互詳醴人疏云畫謂雲氣也者顧命豐席畫純僞孔傳云  
彩色爲畫孔疏引鄭書注亦云以雲氣畫之爲緣與此注同畫  
雲氣詳審人疏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周書器服篇有

桃枝蒲席文選東京賦薛注云次席竹席也顧命蔑席僞孔傳云蔑桃枝竹文選左思吳都賦桃笙象簟劉逵注云桃笙桃枝簟也爾雅釋艸云桃枝四寸有節戴凱之竹譜云桃枝皮赤編之滑勁可以爲席顧命篇所謂蔑席者也案顧命蔑席亦黼純孔傳釋爲桃枝竹蓋欲以當此經之次席黼純孔疏說同禮器疏引鄭書注云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又顧命疏引鄭注云蔑析竹之次青者則鄭說與僞孔異蓋顧命四席與此經五席純略同而席異不可以彼說此觀禮賈疏謂蔑謂竹青據竹而言次謂次列據文體而說孔與鄭同非也又顧命底席豐席筍席孔疏引鄭注云底致也蔑纖致席也豐席刮漑竹席筍析竹青皮也僞孔傳云筍翦竹釋文引馬融云筍筍箬也彼諸



席雖皆用竹然亦皆非生時席不足相證次列謂刮竹次第編之自成文章與上纁席編以五采異黃以周云知纁蒲蒻席次桃枝席者詩曰下莞上簟與此下莞上次正同故次席爲桃枝竹席則纁席爲蒲蒻之纖緻者矣祀先王昨席亦如之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立謂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醕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疏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者昨唐石經初刻作昨磨改作昨詳後賈疏云祀先王謂宗廟六享皆用上三種席酢席謂王醕尸尸酢王王受酢之席亦如上三種席故云亦如之又云案禮記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今天子唯三重者彼云五重者據天子大飴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

當三重皆用此三種一席耳故此唯見三種席也禮器孔疏引熊氏云天子貽祭席五重禘則宜四重也時祭三重司几筵職是也受神酢席亦然大朝覲大饗食封國命諸侯皆然其平常朝覲及燕蓋亦三重席知者以諸侯燕禮有加席故也案賈卽本熊說然非經義也此大祭爲神所設之席則莞筵加纁席次席並不重禮器所謂鬼神之祭單席也其于酢席則莞筵五重加纁席次席皆不重與朝覲饗射等同此禮器所謂天子之席五重也張爾岐云重席但一種席重設之故燕禮鄭注云重席重蒲筵繒布純也加席則於席上設異席如公食大夫記云蒲筵當繒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是也案張說甚析綜校禮經筵席陳設之例凡同席而重紮設之者曰重不重則曰單禮器所

云是也異席而增益設之則曰加此經及儀禮所云是也重席止一種席若燕禮之重席及書顧命敷重篋席亦卽以篋席重案設之不加他席是也加席則非一種席若此經莞筵加緹席復加次席之類是也下鋪之筵有重有單上藉之席有加無重禮器所記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大夫席再重者並指重筵而言而熊孔賈詒儒乃雜引加席以釋之遂謂此經莞筵加緹次二席爲止三重席又以爲時祭先王之法禘祫則以次遞加不知此緹次爲加席本不入重數而莞筵則自有單重之別其有加則一也若如熊說以單席爲無加席則此經天子祭先王莞筵上有緹席次席之加下文諸侯祭祀蒲筵上亦有莞席之加明是不單之席不幾與禮器之文相違乎是知重席單席非

有加無加之謂也鄭注燕禮釋重席爲重蒲筵又注卿辭重席云重席非加猶爲其重累去之辟君也其分別重席加席甚明而注鄉飲酒禮大夫辭加席云加席上席也大夫席再重注鄉射禮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云不去者大夫再重正也賓一重席是又以有加席爲再重無加席爲一重與燕禮注自相抵牾蓋鄭亦未通校禮經故其說游移不定此熊賈諸家所曰誤也 注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者賈疏云此約鄉飲酒禮主人在阼階賓在戶牖主人受酢王行飲酒禮亦然此酢文承祀先王下卽是祭禮受尸酢不得爲凡常飲酒禮故後鄭不從也段玉裁云依司農注似昨本作阼從自不從日也丁晏云唐石經原刻作昨席先鄭云主階則讀爲阼古昨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八

四六 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八

與昨通荀子哀公篇登自昨階注昨與昨同曹騰碑踐昨之初亦以昨爲昨昨昨酢皆从乍聲古或假借案段丁兩說近是公食大夫記云不抄几無昨席彼食禮輕公不坐故無昨席若饗禮重則當有昨席故先鄭據以爲說膳夫昨俎亦卽少牢特牲禮之昨俎也云立謂昨讀曰酢者司尊彝注義同云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者明祀先王及王受酢二者並有二加席也云尸卒食王醕之卒爵視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尸內者特牲饋食禮於尸九飯告飽之後云主人洗角升酌酌尸拜受卒爵視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角啐酒聽嘏主人酌獻佐食主婦洗爵於房酌亞獻尸獻視及佐食如初賓三獻如初席於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於主人主人拜受爵卒爵主婦

受爵酢卒爵主婦出反於房主人降洗酌致爵於主婦席於房  
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更爵酢卒爵降復位彼經之酢卽此  
經之酢天子祭禮亡故鄭依彼土禮推而致之鄭彼注云席於  
戶內爲主人鋪之西面又彼禮於陰厭未迎尸之先云祝入主  
人從西面于戶內是戶內西而爲主人之常位故設席于彼王  
席蓋亦設於戶內西面也賈疏云案特牲少牢主人受酢之時  
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王於受酢卽設席者優至尊與大  
夫士禮異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戶內之東  
西面也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者賈疏云此亦約特牲夫婦致  
爵之時有席若然王於酢有席與彼異至於后卽與彼同者禮  
有損之而益故后不得與王同宜同士禮案特牲無致爵於賓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八

卷七

五百四十九

長之法而此言諸臣致爵者此王於諸臣亦無致爵禮此致爵謂酌尸訖主人獻賓長於西階之上謂之致爵也特牲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東房中此后亦然其諸臣案特牲獻賓長於西階上無席獻訖以薦俎降降設於西階下亦無席此諸臣有席者亦是王之臣尊宜設席乃以薦俎降設於席東也江永云特牲賓長三獻尸爵止於是主婦入戶致爵於主人受爵酢主人入房致爵於主婦更爵酢人君禮亦當諸臣獻尸尸止爵而後夫婦致爵也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纁畫文也不莞席加纁者纁柔礪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疏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者禮運說祭宗廟用越席彼注云越席翦蒲也孔疏云卽蒲席蓋記者襍陳夏殷之禮詒讓案

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蒲越檠輒之尚蒲越卽越席亦跟此蒲筵也蒲爲蒲之大者與莞爲小蒲精麤不同此諸侯宗廟時祭及殷祭爲神所設之單席蓋蒲筵加莞席並不重禮器孔疏引熊安生說謂此諸侯祭祖席蒲筵加莞席卽爲二重不知此祭席爲鬼神設不當有重重席亦非有加之謂熊說並誤詳前諸侯祭席下蒲上莞降於天子下莞上簟公食大夫記云蒲筵加荏席彼大夫禮下蒲上荏又降於諸侯也公食注云今文荏皆爲莞則與此諸侯祭席同非其差次故鄭彼注不從也云右彫几者少牢饋食禮云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注云布陳神坐也席東面近南爲右案士昏禮士虞禮凡爲神布席設几皆云右几又有司徹云尸還几北面奠于筵上左之注云左



之者異於鬼神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此彫几爲鬼神設故在右也彫几者說文彡部云彫琢文也又几部引周禮五几作雕几段玉裁云說文作雕假借字今周禮作彫正字案段說是也彫者礪而刻畫爲文書顧命有雕玉几僞孔傳云雕刻鏤此彫几諸侯所用或刻鏤而不用玉與 注云績畫文也者巾車注同說文糸部云繡織餘也古今韻會舉要引說文云績畫也禮運孔疏云初畫曰畫成文曰績賈疏云上文畫純者畫雲氣此云績卽非畫雲案績人職對方爲績是對方爲次畫於繒帛之上於席爲緣也王引之云畫雲畫文皆畫績之事不得以畫雲爲畫畫文爲績今案文選神女賦李注引蒼頡篇曰綬似纂色赤急就篇承塵戶幰條績總顏注曰績亦條紐之屬也似纂

而色赤說文纂似組而赤蓋以此爲席緣上文莞筵紛純粉亦組也但績爲赤色之組與紛不同耳深衣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蓋亦以赤組爲緣與蒲筵績純同又玉藻緇布冠績綬諸侯之冠也績亦組也呂氏春秋離俗篇白綰之冠丹績之衿高注曰衿績也蓋以赤組爲績又漢書王莽傳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績方領謂以赤組爲方領也案王說亦通又說文糸部云繪會五采績也績繪古字多通用則績純或當爲績緣亦未可知要績畫不得重用鄭義自不塢耳云不莞席加纁者纁柔穠不如莞消堅又於鬼神宜者葉鈔釋文云穠本或作穠又作穠同如充反段玉裁云穠當是本作穠假借爲穠字凡隸書從與之字多誤爲從需故說文渙祭字今本並篆文誤作

漢案段說是也詩陳風澤陂箋云蒲柔滑之物此纁席編蒲弱爲之故柔碩也柔碩猶飽人注云柔需互詳彼疏賈疏云案上文天子祭祀席與酢席同此文諸侯受酢席下莞上纁今諸侯祭祀席下蒲上莞不亦如下莞席加纁者以其纁柔碩不如莞清堅於鬼神宜卽於生人不宜故下文生人纁在上爲宜也又不以纁在莞下者纁尊不宜在莞下故用蒲替之也詒讓案鄭言此者以下文昨席莞筵尊於蒲筵加纁席亦尊於莞席嫌昨席尙於祭祀故特釋之明生人席取柔碩鬼神則不妨清堅非尊卑之次也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昨讀亦曰酢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爲布筵席於牖前立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

蒙如也朝者彫几聘者彫几疏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者  
昨唐石經初刻亦作昨後磨改作昨此昨及筵國賓並冢上諸  
侯爲文賈疏云諸侯階尸尸酢主君亦於戶內之東西而設此  
二席云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者賈疏云亦如同二種席也又  
云禮器云諸侯三重今諸侯二重者諸侯三重上公當四重亦  
謂大禴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祭同卿大夫已  
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爲賓饗則加重數非常法故不與  
祭祀同也案此疏亦誤以加席爲重席之數也禮器說諸侯之  
席三重孔疏謂三重則四席其說是也而引熊安生說則以此  
諸侯酢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爲二重卽賈氏所本今以禮器及  
禮經通例攷之此諸侯祭祀酢席及筵賓之席並當莞筵二重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八

平提與子附本

五百四十八

加繅席不重酢席亦無禘祫時祭之異熊賈說並誤又案諸侯  
饗賓亦當莞筵三重加繅席不重郊特牲所謂大饗君三重席  
而酢者蓋專據莞筵而言孔疏引皇氏云三重者有四席爲三  
重謂鋪莞筵三上加繅席一是爲禮經重席之的解賈從熊氏  
說諸侯朝饗三重爲有二加席故云加重數非常不知諸侯席  
有三重無三加若如熊賈說則諸侯祭祀酢席止加一繅席何  
以饗賓乃有二加多於祭祀乎且天子饗祭加席數同而諸侯  
獨異於禮例亦不協也其孤祭祀酢席當用莞筵再重加繅席  
不重大夫祭祀酢席當依公食大夫記用蒲筵再重加荏席不  
重今少牢禮不言加席者文不備也其神坐之席亦不重也若  
大國之孤四命謂之諸公亦得三重席多於大夫燕禮所謂諸

公席三重者蓋用莞席三重加緹席不重賈謂少牢唯一重席亦非也云左彤几者賈疏云几席雖同但上文鬼神則右几此文生人則左几也又別云左彤几者謂國賓之中有諸侯來朝亦有孤卿大夫來聘若朝者則彤几蒙亦如之聘者席雖與同几則用彤故別云左彤几使不蒙如也 注云昨讀亦曰酢者段玉裁云亦者亦上文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者賈疏云案禮記王制有四代養國老庶老於學之事彼國老謂卿大夫致仕庶老謂士之致仕者先鄭據此文而云國賓老臣也後鄭不從者未見朝聘之賓而言己國老臣於義不可故不從也案先鄭引禮記賈謂據王制國老未埒此似據成語今二戴記並無其文惟喪大記云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又云君拜

寄公國賓于位鄭彼注云國賓聘大夫疑禮家舊說謂彼國賓爲老臣故先鄭引之也通典賓禮引此經說之云國賓主公之所不臣者馬融以爲二王後則馬謂國賓在王國爲賓恪之國來朝者與二鄭說並異於義亦通左僖二十四年傳云宋於州爲客天子有喪拜焉與喪大記君拜國賓之文相應若然國賓在王國則當爲二王後在侯國則當爲他國之君來朝及王人來聘者喪大記國賓同若鄰國聘大夫卑君當喪時不當爲出及拜之與寄公等也云爲布筵席於廟前者太室前南鄉之廟也說文片部云廟穿壁以木爲交窻也凡天子諸侯宗廟路寢皆有東西房其中爲室房室皆南向開戶東房則戶近西西房則戶近東而皆無廟室則戶屬俱有戶在東屬在西此廟前卽

當室中偏西室牖之前爲位也黃以周云凡賓主人行禮東面者以西序爲正位其南面者或在戶西如士冠筵于戶西記以爲醴于客位是也或在牖前如司几筵王位設黼依于戶牖閒而國賓之筵則在牖前是也鄉飲酒義云坐賓於西北是賓席在牖前不在戶西明矣案黃說是也凡王侯廟寢室皆東戶西牖戶牖之閒爲堂之正中東西距戶牖正等戶西則在堂中微東距戶近而距牖稍遠牖前則在堂中之西正當牖而距戶甚遠故鄉飲酒注云賓席牖前南面而鄉飲酒義則謂坐於西北此經之展前牖前立文不同明地亦異也顧命牖閒卽戶牖之閒與此牖前異詳前云立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者後鄭意國賓於侯國當廣咳朝聘賓客賁疏云案大小行人及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八

至楚學社本

五百四十九

司儀賓謂諸侯客謂其臣今此經唯云賓而兼云孤卿大夫者對文賓客異通而言之賓客一也以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小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通用之義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加萑席又云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彼注云謂公食上大夫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聘禮將禮賓宰夫徹几改筵注云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又引公食大夫云此筵上下大夫也又引此筵國賓下至彤几云筵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以此而言則筵諸侯與孤用莞筵纁席而卿大夫則用蒲筵萑席今摠云國賓孤卿大夫同莞纁者此廣解國賓之義其實如公食大夫及聘禮之注也案賈據公食聘禮注推鄭意是也聘禮疏

說同司儀象胥國客並專主臣言則此國賓自以君主言爲正  
鄭以孤亦得用此席牽連及卿大夫耳又依後鄭此注說諸侯  
待朝聘賓客皆莞筵加纁席則天子之禮當亦然故禮器孔疏  
引熊氏云天子待諸侯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待諸侯之孤  
亦然故公食大夫禮注云孤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是  
也待諸侯之卿大夫則公食云上下大夫蒲筵常繒布純加萑  
席尋玄帛純注云謂三命大夫是也公食大夫雖是諸侯之法  
然天子待之亦然也天子於己臣子孤卿以下蓋亦然若其燕  
此上等之人皆單席故燕禮賓無加席注云燕私禮臣屬也然  
天子燕臣亦然也諸侯相朝亦二重也案熊說亦巾儀禮注義  
賈此疏及聘禮疏說略同鄭意或當如是惟諸侯相朝當莞筵

三重加纁席不重熊氏謂止以莞纁爲二重則誤云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者筵賓之席及加席並與酢席同故經云亦如之惟几有左右之異又彫几之外更有彤几故特別言於後明几不如酢也云朝者彫几聘者彤几者說文夕部云彤丹飾也博物志引董仲舒云彤者赤漆賈疏云彤几亦謂孤也依聘禮注卿大夫用漆几者以其天子用玉諸侯用彤孤用彤卿大夫用漆几差次然也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疏甸役則設熊席者甸當依小宗伯注讀曰甸卽大宰鼓人之田役詳彼疏此熊席無加又不重禮器孔疏引熊安生謂卽禮器所云鬼神之祭單席是也云右漆几者漆柰之借字詳載師疏段玉裁云說文几部曰周禮五几玉几彤几彤几絜几

素几說文作𦏧則香牛切𦏧部曰𦏧𦏧也從𦏧𦏧聲與𦏧字義  
同而音別攷巾車故書軟飾杜子春云軟讀爲漆垸之漆直謂  
𦏧漆也立謂𦏧亦多黑少之色韋也鄉射記注亦曰𦏧赤黑漆  
也據此知司几筵職本作漆而易爲𦏧字亦當是杜子春賈侍  
中衛次仲等說而許從之爲鄭君所失載猶巾車本作軟子春  
用其聲類讀爲漆釋爲𦏧而鄭君從之二經皆以𦏧定其色𦏧  
几亦多黑少以別於上下文彤几素几𦏧飾以別於疏飾素飾  
革飾雀飾但言漆則色不顯也鄭君於此不從𦏧者鄭意漆几  
黑几如巾車之漆車黑車言漆則色已明不同漆飾之必當訓  
爲𦏧以別於下文漆車之色也從鄭爲長案段說是也書顧命  
亦有漆几許作𦏧不足據 注云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設席

者此特言王者明不冢上諸侯爲文也何亦當讀爲田田役卽  
謂王大田起徒役與大宗伯大田大役分屬二事不同大功役  
王不親與又無表貉之祭故知唯王田有此事也賈疏云何役  
謂天子四時田獵案大司馬大閱禮教戰訖入狩田旣陳有司  
表貉於陳前是時設熊席右漆几也案依鄭賈說則田役之熊  
席爲表貉之神設也呂氏春秋分職篇云衛靈公天寒鑿池宛  
春日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是生人坐席亦有用熊者鄭  
知此熊席非王所坐者以經云右漆几知爲鬼神設也表貉詳  
肆師疏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  
每敦一几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柏席近地  
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立謂柏椁字磨滅之餘

樽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肅肅覆也棺在殯則棺肅既安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疏設葦席右素几者葦詳澤虞疏巾車素車注云以白土塗車也此素几當與彼同喪事略故不漆也云其柏席用萑蒲純者萑唐石經初刻作萑磨改作萑案萑席正字當作萑說文艸部云萑艸多兒又萑部云萑小爵也並非此萑席之義 注云喪事謂凡奠也者賈疏云以其言凡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斂之奠亦設於地未有席至大斂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夕奠朔月奠大夫已上兼有月半奠并有薦新奠葬時又有遷奠祖奠大遣奠葬乃廢奠而虞祭也故鄭云謂凡奠也案曾子問記君薨而世子生之禮云祝升奠幣

于殯東几上注云几筵于殯東明繼體也孔疏云皇氏云周禮天子下室喪奠有素几不云殯宮有几而諸侯雖無文當與天子同而大夫士葬前下室並無几降於人君也並葬後殯宮皆有几人君未葬前而於下室有素几其殯宮無几今世子生既告權移下室之几於殯東告於繼體異常日庾氏云未虞施几筵常於下室然殯宮几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筵於殯宮東者特異其事以爲世子之生故鄭云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今按既夕禮燕養饋羞如他日則下室所供之物如平常皆用吉物卽今之告靈不得有素几又司几筵云凡喪事右素几注云喪事謂凡奠也又云凶事仍几注云凶事謂凡奠凡朝夕相因喪禮略以此推之卽素几是殯宮朝夕設奠之几

不在下室而庾皇等以爲素几設於下室未審何以知之其義非也熊氏以爲天子諸侯在殯宮則有几筵大夫士大斂有席虞始有几然殯宮几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於殯東當明世子是繼體之貴故於常几筵之外別特設之考三家之說熊以爲是皇庾以爲非今案依皇侃說則此素几唯下室之奠有之其殯宮則自天子至士並葬後始有素几此注云几奠乃專指下室言之也依庾蔚之說則下室殯宮未葬以前皆有素几此注乃通殯宮下室二者言之也依熊安生說則天子諸侯殯宮有素几葦席大夫士大斂始有席虞始有几孔穎達從熊氏又謂凡下室奠用吉几殯宮則天子諸侯有素几賈後疏亦用熊義又謂天子諸侯始死卽有几筵是此注乃專指



殯宮始死大小斂及殯後諸奠言之也其大夫士則大斂奠始  
有席虞乃有素几故士喪禮大斂云奠席在饌北士虞禮云素  
几葦席在西序下又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  
畢而鬼事始已注云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孔疏引  
謝茲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又引鄭志荅張逸云未葬  
以脯醢奠於殯又於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內寢也是下室有  
饋無奠此注云奠自不兼下室足證皇庾二說之非孔謂下室  
用吉几亦卽本謝茲說也陳祥道云士虞禮素几葦席在西序  
下則虞亦喪事也云荏如葦而細者者荏當爲葢說文艸部云  
葢葢也从艸葢聲又云葢葢之未秀者葢葢也八月蒞爲葢葢  
爲葢蒞葢之初生一日蒞一日離或作莢葢大段也段玉裁云

蒹葭萑一也今人所謂荻也葭葦一也今人所謂蘆也萑一名  
葦一名騅一名蒹葦一名華釋艸曰葭華蒹蘆每二字爲一物  
又曰葭蘆蒹葦亦每二字爲一物葭蘆卽葭華也蒹葦卽蒹蘆  
也夏小正傳毛公許君說皆同此舍人李巡樊光則云蘆葦爲  
一艸陸璣郭璞則又兼葭蒹爲二矣夏小正七月秀葑葦傳曰  
未秀則不爲葑葦秀然後爲葑葦又曰葑未秀爲蒹葦未秀爲  
蘆按已秀曰葑未秀則曰蒹曰葦曰蒹也案段說分別葑葦二  
艸最精爾雅釋艸蒹葦郭注云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爲烏蘆  
鄭此注謂葑似葦而細猶郭謂蒹似葦而小矣陳祥道云葑似  
葦而小則葦席麤於葑矣故喪禮葦席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  
席者丁晏云柏迫聲相近漢書溝洫志魚弗鬱兮柏冬日師古

日柏讀與迫同詒讓案公羊文二年傳云柏者迫也史記張耳傳云柏人者迫於人也白虎通義宗廟篇云柏者所以自迫促並以迫訓柏故先鄭以爲釋然此經迫地之席並稱筵其加席乃稱席分別甚明則柏席不可云迫地之席故後鄭不從云葦居其上者先鄭既以柏席爲迫地之席意上仍有葦席猶上文諸筵上並有加席也云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者此先鄭引別說揆下每敦爲義也孔廣森云或說是也敦本盛黍稷器名士虞禮曰饌黍稷二敦于階閒西上藉用葦席特牲饋食曰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是此之柏席矣唯士直措敦于席人君尊席上有几几上殿敦耳柏讀當如今之蒲後世謂萑葦所織作者曰蒲玉篇始有其字古或通作薄此經則借作柏也案依孔

說則或讀敦如槃敦之敦頂安世王應電亦舉玉府玉敦證或義是也後鄭則以此職諸几皆人馮之几與廢器之案不同故亦不從也云立謂柏椁字磨滅之餘者段玉裁云鄭君謂椁字磨滅成柏亦字之誤也王念孫云柏者椁之借字注以柏爲椁字磨滅之餘非也椁柏聲相近故字相通莊子齊物篇南椁子綦徐無鬼篇作南伯子綦是其例也案王說亦通云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者賈疏云謂於下帳中坐設之云敦讀曰燾者段玉裁云敦在古音諄文欣魂痕部燾在尤幽部聲類不同而敦弓卽彫弓鷺卽雕皆於雙聲求之敦之讀燾蓋亦以雙聲也詒讓案喪大記大夫殯以椁轉注云轉或作鏹或作椁卽此敦燾通借之例云燾覆也者小爾雅廣詁文云棺在殯則椁燾者檀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八

五經文字 周本

五百四十九

弓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椁幃鄭彼注云幃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又云天子之殯也故塗龍輅以椁注云蔽木以周龍輅如椁而塗之案憲與幃同云既窆則加見者既夕禮乃窆藏器于旁加見注云見棺飾也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不復見矣賈彼疏云飾則帷荒以其與棺爲飾是以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此樞入壙還以帷荒加於樞以其唯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爲見是棺樞不復見也云皆謂覆之者明椁與見皆所以覆棺故經謂之敦也云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者明經云每窆是爲兩喪同時在殯設文異几則亦異席也賈疏云檀弓云古者不合葬周公益附附謂合葬是周禮合葬也曾子問云父母之喪偕鄭云同月死

是同時在殯也皆異几體實不同者解經每敦一几之義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者祭統云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鄭彼注云同之言謂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孔疏云謂共也言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于此故夫婦共几席亦共之必云同几者筵席既長几則短小恐其各設故特云同几賈疏云言祭於廟者謂吉祭時以其禪月吉祭猶未配故知至二十八日乃設同几也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實謂無飾也爾雅曰饗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屬閏南嚮西序東嚮東序西嚮皆仍几立謂吉事王祭宗廟祫於室饋食於堂釋於廟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

莫几朝夕相因喪禮略疏注云故書仍爲乃者丁晏云仍从人  
乃聲釋詁仍乃也漢書匈奴傳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史  
記仍作乃說文乃部直从乃省西聲讀若仍釋詁迺乃也古乃  
仍通用故許君先鄭讀如仍也鄭司農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  
飾也者說文支部云變更也有飾似謂就其木質更加以雕刻  
與上玉彫彤漆之飾不同詳後云乃讀爲仍者乃几無義故依  
顧命讀爲仍也云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者據爾雅爲釋上經  
云凡喪事素几故云無飾然顧命仍几有華玉文貝明是有飾  
先鄭後既引彼說義則不宜絕不檢照竊疑先鄭所云有飾無  
飾者專就其質言之几以木爲質因其質無飾者謂唯綴以貝  
玉而不復彫刻其木也明堂位云爵用玉琖仍雕彼玉爵亦以

木爲質而綴以玉仍雕者謂就雕其玉而不雕其木書雕玉仍  
几亦此義也後鄭被注云因爵之形爲之飾也說亦未析若然  
以此及顧命明堂位三經綜校之先鄭因質之詁自通但云無  
飾與書貝玉之文似悟斯乃立文偶未審密要其義實長後鄭  
不從似未達其指至顧命偶孔傳亦訓仍爲因而云因生時几  
不改作與二鄭義復異與此經及明堂位仍雕義亦不能相通  
書義恐未必然也引爾雅曰儀仍因也者釋詁文引以證仍有  
因訓并引儀者隨文便也引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者家  
上文甲子顧命故云翌日翌今偶孔本作翼漢書律厯志引書  
亦作翌成王崩孔本作王崩書釋文引馬融本及白虎通義崩  
堯篇引並有成字與先鄭所據本同云癸酉屬閏南嚮西序東



嚮東序西嚮皆仍几者舊注疏本南嚮字作鄉與下東嚮西嚮字異阮元云釋文音上經南鄉云下及注同則此亦當並作鄉字鄉正字嚮俗字嚮字亦見漢碑賈疏云案彼經云牖閒南嚮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文貝仍几東序西嚮彫玉仍几西夾南嚮漆仍几孔云因生時几皆有飾而先鄉引之者先鄭意直取仍因之義不須無飾也案先鄭與僞孔雖並訓仍爲因而意旨殊異賈說未然云玄謂吉事王祭宗廟者明通賅大宗伯吉禮先王六享之事云祿於室者謂始祭尸入室二祿時詳司尊彝疏云饋食於堂者賈疏云謂饋獻節據有熟故言饋其實未有黍稷又不言朝踐者朝踐與饋獻同在堂故略而不言也又饋獻後更延尸入室進黍稷尸食之事不言者以其還依祿於室之

凡故亦略而不言也案亦詳司尊貢疏云釋於祊者爾雅釋天云釋又祭也毛詩周頌絲衣敘云釋賓尸也鄭箋云天子諸侯曰釋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穀梁宣八年傳云釋者祭之日日之享賓也案釋者又祭之名而其所重則在賓尸及賓客故詩小雅楚茨毛傳云釋而賓尸及賓客鄭郊特牲注說釋亦云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是也卿大夫以下唯賓尸而不祭則不名釋毛詩敘及爾雅穀梁各偏舉一端言之鄭謂釋在祊者禮器云設祭於堂爲祊乎外鄭彼注云祊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又郊特牲云釋之於庫門內賄之於東方失之矣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

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此鄭釋釋祭卽祊並謂在廟門外其正祭之祊在廟門內詩小雅楚茨篇祀祭於祊毛傳云祊門內也鄭箋義同說文示部云祭門內祭先祖所徬皇也重文作祊若然依鄭義祊本在正祭日其祭之明日又祭亦通謂之祊二祊皆在廟門唯以內外爲異陸佃方慙並謂祊專爲祭之正日索祭之名釋爲又祭不謂之祊金鶚說同焦循亦云門內曰祊祭於門內亦曰祊釋祭之名見於諸經者絕不與祊混禮記凡所謂祊皆正祭索神之名禮器云爲祊於外祭統云而出於祊者皆對室中言非門外也家語孔子引周禮釋祭於祊此亦謂明日之祭在廟門內非以祊爲門外之名特牲之所謂失之者釋在庫門之內爲失失在庫門不在門內也

馬瑞辰陳奐說同案以毛詩兩家說證之陸方謂釋不名肅雉  
謂肅皆在門內是也凡詩禮所謂肅者並指正祭之肅明日又  
祭禮與春秋皆稱釋不稱肅鄭注及賈孔二說並多沿外但釋  
雖不名肅而其祭亦當在廟門內故流傳譌易而爲庫門內若  
少牢饋食禮饋尸在堂彼大夫禮與天子諸侯不同也又案正  
祭之肅行於何時經無明文秦蕙田孫希旦金鶚黃以周並據  
詩楚茨及禮器郊特牲謂在朝踐之後饋食之前其說近是此  
注先云饋食於堂後云釋於肅明據次日之釋言之嗣與吉禮  
說大禴之肅在九獻之後非也云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  
者謂禘時一几饋食時易一几釋時又易一几因祭爲神事其  
禮尙文故易几以示絜新也後鄭釋變爲易與先鄭變更訓同

而義則異云凶事謂凡奠者與上文喪事同賈疏云此文見凡奠几相因不易之意案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者據大夫士而言案士喪禮大斂卽有席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其几筵相將連言其實虞時始有几其筵大斂卽有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上云几喪事設葦席右素几也案此賈從熊安生說士虞禮疏說同詳前疏云几朝夕相因喪禮略者此亦訓仍爲因而義與先鄭異案顧命陳几非奠事無取朝夕相因明堂位玉琖仍雕尤與因略之義無會後鄭說不能通於彼二經明非達詁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祖廟始嗣后稷之廟其實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疏掌祖廟之守藏者謂版法及瑞器

也大戴禮記少閒篇云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先祖之府卽天府也天府掌受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而藏之卽所謂明法矣云與其禁令者賈疏云謂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等也 注云祖廟始祖后稷之廟者夏采所謂大祖是也周七廟后稷爲始祖遷主藏焉故寶物亦藏於其廟詳敘官及守藏疏云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者葉鈔本釋文世傳作傳世賈疏云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是世傳守者也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旣事藏之玉鎮大寶器大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

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引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  
天球河圖在東序盾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兕之戈和之弓  
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  
焉者此與玉府典瑞爲官聯也藏謂於大祖廟別爲府庫以藏  
之云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者此與典庸器爲官聯也大  
祭蓋通宗廟大享外祭祀若明堂大享疑亦有陳器之法大喪  
當兼王及后喪世子以下或無是禮陳謂陳於廟與寢也 注  
云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者賈疏云此云玉鎮卽大宗  
伯云以玉作六瑞鎮圭之屬卽此寶鎮也彼又云以玉作六器  
蒼璧禮天之屬卽此寶器也知是美者以別入天府故知簡取  
美者來入也若典瑞掌其凡瑞器故典瑞云掌玉瑞玉器之藏

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其美者天府掌之案依鄭賈義則王及諸侯六璫通謂之玉鎮蘇氏演義引三禮義宗云上公鎮桓圭九寸侯鎮信圭七寸伯鎮躬圭六寸子鎮綬璧五寸男鎮蒲璧五寸謂之鎮者皆受之於天子以爲瑞信鎮撫國家也亦與鄭義同云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者宗廟之祭以禘祫爲最大然中庸云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則四時常祭亦有陳器之事或不如禘祫之備耳中庸注釋宗器爲祭器義似未昧又周書世俘篇云辛亥薦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又云王子王服袞衣矢珪格廟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王矢珪孔注云矢陳也此並廟中陳寶之事據彼云告於天宗上帝則外祭祀亦陳之矣大喪陳器卽後引顧命是也華



國者國語魯語云以德榮爲國華韋注云華榮華也此大祭大  
喪陳玉鎮大寶器亦所以爲國之榮華故曰華國也云故書鎮  
作頃鄭司農云頃讀爲鎮者典瑞注同段玉裁云頃鎮皆眞聲  
聲類皆同徐養原云釋名釋首飾頃鎮也縣當耳旁不欲使人  
妄聽自鎮重也此頃鎮音義並同得相假借之故引書顧命者  
成王大喪之儀也蓋釋文作賁案今書作賁賁字同詳鼓人  
疏書孔疏及賈疏引鄭書注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陳寶者  
方有大事以華國也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大  
訓者禮法先王德教卽虞書典謨是也引璧引大也大璧琬琰  
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  
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

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胎也兌也和也垂也古人造此物者之名鼗鼓大鼓也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云此其行事見於經者謂顧命所記卽大喪陳寶之事彼喪禮以路寢爲殯宮陳寶卽在路寢之東西序東西房若然大祭在廟則陳寶亦在廟之房序與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察察其當黜陟者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疏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者明此官兼爲典法文籍受藏之府與司會大史內史爲官聯也鄉大夫云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大司寇云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

貳而藏之又小司寇大比登民數及訟獄之中皆登于天府司  
勳注謂功書亦藏于天府則凡王國之大典法其正本咸藏之  
此官而六官及大史內史司會所藏者皆其副貳則其圖籍之  
富可知管子立政篇云百吏受憲於大史大史既布憲入籍于  
太府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罪死不赦戰國策魏策安  
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手受太府之憲彼憲藏太府蓋  
亦卽祖廟之府猶宗廟亦曰大宮與天官太府異也又大戴禮  
記保傳篇云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蓋亦卽  
此天府之藏矣賈疏云此自王國以至四疆皆有職司治事文  
書不言六遂及四等公邑之官者於文略其實皆有也都鄙則  
三等采地云以詔王察羣吏之治者此贊官計之法也羣吏卽

百官府通內外卿大夫士言之詳大宰疏賈疏云告王據此治  
中文書而行黜陟也 注云察察其當黜陟者者謂察其治修  
舉者則當陟之廢不舉者則當黜之皆以詔告王也鄭司農云  
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者江永云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  
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訟獄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  
卷也此中字之本義故掌文書者謂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  
右手以手持簿書也吏字事字皆从中天有司中星後世有治  
中之官皆取此義案江說是也小司寇云以三刺斷庶民獄訟  
之中又云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彼獄訟之中  
亦治中之一隅並指簿書成要而言賈疏謂中者陟之不中者  
黜之經直言中偏舉一邊而言失其義矣互詳小司寇疏上春

樂寶鐘及寶器上春孟春也樂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樂

謂爲徽或曰鼗鼓之聲疏樂寶鐘及寶器者孟子梁惠王篇贊

鍾趙注引天府上春贊寶鍾及寶器以鍾爲鍾蓋字誤注云

上春孟春也者龜人注云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是也淮南子

覽冥訓高注云上猶初也孟春爲春三月之始故此經及內宰

龜人筮人並謂之上春云贊謂殺牲以血血之者說文爨部云

爨血祭也孟子梁惠王篇趙注云新贊鍾殺牲以血涂其鬯卻

因以祭之曰贊呂氏春秋慎大覽云贊旗鼓甲兵高注云殺牲

祭以血塗之曰贊案以血血之卽以血涂之也玉燭寶典引不

重血字以血涂之謂之血其義已駭疑小重者近是龜人贊龜

注亦云贊者殺牲以血之可證依許趙高說則贊亦兼祭鄭此

注及病人注並不言祭蓋與彼說異史記高祖本紀集解引臣  
瓚云案禮記及大戴禮有釁廟之禮皆無祭祀案瓚說是也雜  
記云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豶豚此釁寶鎮及寶器之  
牲無文蓋亦用豶豚等鄭司農云釁讀爲微者豳人注同云或  
曰釁鼓之釁者段玉裁云或曰者大鄭所引或說也釁鼓之釁  
上當有如字如釁鼓之釁卽鄭君殺牲以血血之之說也案段  
說是也凡經言釁者有釁浴有釁廟釁器先鄭皆讀爲微此引  
或說則謂釁器字別讀先鄭意實不從之故於雜人注亦止載  
前讀也後鄭之意則謂釁浴字當讀爲薰而釁廟釁器讀如字  
說實長於先鄭若然先鄭兼存兩讀後鄭讀正與或同而不決  
其是非者以上文已著以血血之之說讀者可自得之不煩辨

析也三詳鬻人女巫疏繫鼓詳小祝疏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  
 沃盥執燭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疏祖廟  
 之中沃盥執燭者此與小祝小臣鬱人爲官聯也祖廟亦舉大  
 祖廟以咳則親廟二祫也賈疏云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夙興  
 時則天府之官與之執燭爲明他官在祖廟中沃盥者謂小祝  
 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所沃盥在祖廟  
 中則天府爲之執燭其若士師云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  
 不與執燭也詒讓案二祫時鬱人沃盥天府亦當爲之執燭也  
 注云吉事四時祭也者卽大宗伯六享是也賈疏云略言之  
 祫祫亦在焉云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者于注例當作於  
 各本並誤賈疏述注作王后喪云王及后喪七月而葬將葬當

朝六廟后乃朝祖廟祖廟中日側爲祖奠厥明將去爲大遣奠  
皆有沃盥之事詒讓案既夕禮遷祖之後有三奠曰遷祖奠曰  
祖奠曰大遣奠遷祖奠徧歷七廟祖奠在日側後或逮闇常用  
燭既夕禮大遣奠陳饌後亦云滅燭執燭乃奠是皆有執燭之  
事也三奠詳喪祝疏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燏惡問事之正日  
貞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  
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龜有天地四方  
則玉有六器者與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釋之也鄭司農云貞  
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卜疏季冬陳  
玉以貞來歲之燏惡者謂卜後歲吉凶之事與肆師卜來歲之  
芟戒秣三事略同與大卜爲官聯也賈疏云季冬謂夏之季冬



歲終當除舊布新故此時當有卜筮來歲之美惡者將卜筮之時先陳玉以禮神然後卜筮也 注云問事之正曰貞者大卜

注云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廣雅釋詁云貞正也左襄十七年傳云衛侯貞卜注注云正卜賈疏云禮記少儀云問卜筮曰義與志與注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是問卜筮有不正之事故云問事之正曰貞卽此經云貞者問事之正也詒讓案後鄭與先鄭皆訓貞爲問而後鄭又增成其義謂貞問義同而卜必曰貞者乃取其問事之正也貞正聲相近云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者熾美古今字凡經作熾者注並作美詳大司徒疏經不云龜故注補釋之云大卜職大貞之屬者明問卜謂之貞也大卜云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彼所問事尤大故

云大貞此問歲事略小故唯云貞也云陳王陳禮神之王者凡卜筮禮神有玉帛故小宗伯云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是也云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者謂凡卜筮者皆祀問吉凶於鬼神鬼神即上下四方之神故禮神之玉亦用六器也鬼神不能明示其吉凶故假著龜靈物以出其卦兆之占此經本主龜言之鄭兼言筮者牽連及之耳白虎通義著龜篇云筮造卦所以必於廟何託義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班固謂筮即問於先祖與鄭義不同賈疏云案易繫辭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精狀與天地相似注云精氣謂七八游魂謂九六則筮之神自有七八九六成數之鬼神春秋左氏傳云龜象筮數則龜自有一二三四五生數

之鬼神則知吉凶者自是生成鬼神龜筮直能出卦兆之占耳  
案易繫著龜神物土冠禮注云筮不以廟堂者嫌著之靈由廟  
神若然著龜亦自有神而云出卦兆者但所禮者禮生成之鬼  
神神之尊者無妨著龜亦自有神也案賈誼非也土冠禮注意  
亦謂卜筮所問別自有神非由廟神與此注義不異也七八九  
六等乃筮之數不得爲神此注云問於鬼神亦非指七八九六  
等而言賈未達其指云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者鄭  
以上禮神之玉經無見文唯龜人有天地四方六龜與大宗伯  
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名數相應故段而用之亦明貞  
卜所問卽上下四方之神也若然鄭意凡卜當備陳六器非謂  
以天龜卜卽唯陳蒼璧以地龜卜卽唯陳黃琮也云言陳者旣

事藏之不必瘞之也者此陳玉雖以禮神亦如前大祭大喪陳  
寶既事藏之不理之地瘞卽瘞之借字注例當作埋各本並作  
狸疑誤詳鼃人疏古說祭地瘞瘞有瘞玉之禮詳大宗伯疏鄭  
司農云貞問也者大卜注同說文卜部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  
爲贄一日鼎省聲京房所說洪頤煊云左哀十七年傳衛侯貞  
卜謂問於卜貞卽是問故司農云貞問也云易曰師貞丈人吉  
問於丈人者賈疏云此師卦彖辭彼云師貞丈人吉無咎注云  
丈之言長能御衆有幹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無咎  
謂天子諸侯主軍者阮元云問於丈人乃大鄭說易之語易之  
言貞者多矣獨此以貞丈人連讀訓爲問於丈人大鄭恐人惑  
故附見其解如王弼及孔疏所引注皆以正釋貞況彖傳曰貞

周禮正義

禮三十八

七十 楚辭子社本

五百四十八

正也仲師此證蓋非是論讓案先鄭引易者亦證貞爲卜問故又以問釋之後鄭太卜注引此文證問於正之義則亦兼此貞正之訓與易注義同引國語曰貞於陽卜者賈疏云此吳語黃池之會董稱云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注云貞正也問卜內曰陰外曰陽言吳以諸侯失禮於天子當問於龜言我當收文武之諸侯矣引此二文者證問事之正曰貞也案賈原引國語注蓋賈達孔晁諸家注真正之訓與後鄭同章注亦從之惟釋陽卜云龜曰卜以火發兆故曰陽與賈所引異若遷寶則奉之奉猶送也疏若遷寶則奉之者謂大遷有遷寶之事若武王遷九鼎於維維邑是也賈疏云謂王者遷都若平王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府

藏之如故也 注云奉猶送也者司服笙師邕人及大司馬注  
並同說文𠂔部云奉承也引申之凡送物而致之亦曰奉呂氏  
春秋懷寵篇高注云奉送也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  
數則受而藏之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  
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祭此二星者以孟冬既祭之而  
上民穀之數於天府疏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者  
獻民數有二一三年而獻小司寇云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  
上登于天府是也一每年有獻小司寇云孟冬祀司民獻民數  
于王是也大比獻民數據司民文蓋亦在孟冬祭司民之日二  
者同登於天府也其穀數無大比獻之文蓋止每年一獻無三  
年總獻之事以穀輕於民也李光坡云司民掌民數及大比以

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然則地官有司祿獻穀數者必司徒也司祿文闕案李說是也以小司寇及司民二職推之蓋每年孟冬則小司寇獻民數小司徒獻穀數三年大比則大小司寇同獻民數而大小司徒則不獻穀數故小司寇亦止云獻民數不及獻穀數之事賈疏謂民數穀數皆小司寇受獻失之互詳司民疏云則受而藏之者皆受之王而藏之府與司民司祿爲官聯也 注云司民軒轅角也者小司寇司民注義並同賈疏引武陵太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案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石氏云軒轅近文昌宮而龍蛇形凡十七星南端明者女主也母也女主北六尺一星夫人也屏也上將也北六尺一星次夫人也妃也

次將也北六尺一星次妃也其次皆眾妃也女主南三尺星不明者女御也御西角丈所一星曰大民太后宗族也御東南丈所一星少民皇后宗也案石氏說與星傳同然無司民之名鄭意蓋卽謂大小民也司民先鄭注又以爲文昌宮星詳彼疏云司祿文昌第六星者賈疏引星傳云文昌宮有六星第一爲上將第二爲次將第三爲貴相第四爲司命第五爲司中第六爲司祿案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云文昌六星六府之宮也在斗魁前經緯天下文德之宮六府謂金木水火土穀從斗魁第一星爲上將建威武第二星爲次將臨左右第三星爲貴相主文理第四星爲司命主賞功進賢第五星爲司中主司過詰咎第六星爲司祿佐理寶云或曰下能也者賈疏云案石



氏星傳云上能司命爲大財中能司中爲司徒下能司祿爲司  
寇是司祿在下能也以其二處並有司祿故舉二文以見義也  
案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云三能近文昌宮者曰太  
尉司命爲孟次星曰司徒司中爲仲次星曰司空司祿爲季又  
引春秋元命苞云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主德開德宣符  
也西近文昌二星日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中台爲司中主  
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主兵卽此司祿也月令孔疏又引  
石氏星經云司祿二星在司命北此別一星與文昌下能星並  
異金鶚謂司民司祿猶司中司命皆天神非星也今案藝文類  
聚符命部引隨巢子說禹伐三苗云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  
之司祿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則古說有以司祿

爲天神之名者金說亦通云祿之言穀也者明祭司祿取其司穀數也爾雅釋言云穀祿也詩小雅茲茲方有穀鄭箋及論語秦伯篇二年學不至於穀釋文引鄭注並同孟子滕文公篇穀祿不平趙注云穀者所以爲祿也云年穀登乃後制祿者明祿與穀相關之意墨子七息篇說歲饑有損祿之法詳宮正疏云祭此二星者以孟冬者據小司寇及司民並云孟冬祀司民其祀司祿雖無文與祀司民同月可知通典吉禮云周制立冬後之日祀司民司祿於國城西北此誤據北周制不足據又案祭司民司祿之禮經注並無文以大宗伯天神三祀差次約之當與司中司命同槓燎也二星於天神爲小祀王蓋不親祭賈小司寇司民疏謂春官祭或大宗伯主其事與云既祭之而上民

穀之數於天府者據小司徒祀司民卽云獻民數于王又司民云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令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是上民數與祭司民同日也其穀數當司祿上之小司徒小司徒受之以獻於王亦當與祭司祿同日今小司徒職有獻民數之事而小司徒職不云獻穀數者文偶不備也

周禮正義卷三十八終